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三

王

御疏求庵又疏戒庵江蘇太倉人前明崇禎丙子舉人入本朝官房山知縣

鄭貞孝先生傳

曹

溶字潔躬號秋岳又號倦圃浙江嘉興人前明崇禎丁丑進士由行人授御史國朝官戶部侍郎外轉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和道著有靜揚堂

詩文集

與沈甸華書

阻風燕子磯記

贈光祿卿卓午趙公傳

蔣

蔡江蘇常熟人前明崇禎丁丑進士本朝官知縣

乘城要法序

粵遊詩草序

彭而述

號禹峰河南南陽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本朝官貴州巡撫有讀史亭集

謝子貞文集序

李孝源詩序

飛雲洞記

九

三堡碑記

十

張將軍傳

十二

井丁二君合傳

十二

黃靖南傳

十三

孫廷銓

字枚先號訕亭山東博山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本朝官至大學士謚文定有文集

限田論

十五

驪城詩集自序

十五

謝良琦

號石耀廣西全州人前明崇禎壬午舉人本朝官常州府通判有醉白堂文集

再與李研齋書

十六

擬合祀死璫諸賢祠記

十七

賈時泰傳

十八

韓詩

字聖秋陝西三原人前明崇禎壬午舉人本朝官同知有學古堂集

李石庵詩序

十九

明侍御忠烈衛公傳

十九

趙孝廉傳

二十

張巢閣小傳

二十一

張汝瑚

字夏鍾福建晉江人前明崇禎壬午舉人本朝官清源知縣有飽野文集

送錢陶雲少參序

二十二

重濬清源縣水濟渠碑記

二十三

紀牛異

二十四

張九臨先生傳

二十五

鄭宗圭

字主甫號瞻亭福建閩縣人前明崇禎壬午舉人國朝官浙江烏程縣知縣著有山園堂集續史卮言

邵獻子克論

二十六

卓茂論

二十七

盧懷慎論

二十八

王崇簡

字敬哉爛天宛平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本朝官至禮部尚書謚文貞有青箱堂集

錢氏疏草序

二十九

唐豫公明史序

三十

宣府忠臣義士祠記

三十一

游滴水巖記

三十一

李呈祥

字吉津山東濰化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本朝官少詹事

蘇劍浦傳

三十三

高玠

字惠佩號念東山東淄川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本朝官刑部侍郎有棲雲閣集

申韓論

三十五

劉顯之傳

三十六

國朝文匯甲集卷三

鄭貞孝先生傳

貞孝先生諱若曾字伯魯開陽其別號也姓鄭氏先世籍開封自長卿諱德平仕
宋賁政學士從南渡始家崑山侍郎器先公諱準都尉故叔公諱埭竝封崑山開國
男洎後學論以敬公諱忠孝廉叔孫公諱庚徵君雙松公諱壬皆以理學著聲洪永
間正統戊辰進士介庵公諱文康請養歸里講學春和里中歿祀賢宮先生高祖也
父院判勿欺公諱宗儒經明行修與魏莊渠為姻家亦為合志之友而公在香山社
稱祭酒焉先生天資敏達博極羣書為文章有古大家風希蹤先哲以天下為己任
嘉靖丙申覃恩貢入京師禮部咨送國子監大司成課積分常最於輩倫丁酉庚子
兩試闈中擬元以對策切直置副車歸里不復希仕進閉門掃軌殫心聖學方是時
魏莊渠論學立站星溪之上先生往從之遊莊渠心獨器之喜傳道有人王陽明在
浙東與莊渠遙相唱和天下學士宗之先生問學兩公之函席稔聞先賢真旨為述
作能發古人所未發既莊渠視學粵中當劄致先生云大丈夫須自立志聖賢皆吾
師宜無分於在門不在門常如侍側時則可矣程子云天下第一事讓與別人便是
自棄願常以此自振先生於是三省加淬為有體有用之學不欲沾沾以文章名世

國朝文匯

卷三

甲 集
國學扶輪社印

凡天文地志賦額兵機治道得失質文升降之故靡不蒐討了然心目講道吳門清
嘉里四方來學者踵相接當事屢推轂欲起之適分宜專政非行道之會謝不佳壬
子島氣孔棘江浙騷動師徒撓衄百姓遭焚掠之禍中丞曹公邦輔造廬咨殄寇機
宜總制胡公宗憲待御周公如斗交薦參浙閩軍事先生密陳方畧散其瀕海奸人
勾引之黨堅壁清野以精卒搗之師不久頓渠寇徐海陳東王直相繼削平時有總
戎二人以失律當抵大辟囊金乞援先生正色卻之謂法者天下之平我其敢私既
而以平寇功議上敘先生當世廢錦衣符到辭不受廟堂知先生之高日頽成其志
先生既從海上歸家當事遣使銜命勞問者絡繹於塗先生口不言功獨私憂鄉邦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加之以重糧如吾民不堪重困何於是作江南經略書保釐東
南為未雨綢繆之策中丞林公澗見而嘉歎噴噴稱通達國體命世之才以其書校
梓進呈力薦才堪佐修國史辭不赴自昔邊徼羌虓以西涼蘭以東多列戍障漢武
發樓船之師亦在安南諸寨惟東海防柵寒東洪武中命湯信國循行自粵至遼瀋
遞設兵堡久之而廢矣先生為善海圖編萬里海防書凡海墻廣斥延袤險阻之形
及營壘烽堠守禦會哨之法巖若列眉非祇修信國圮墜實有智敏獨出之奇過古
人遠甚先是許默齋作遼陝九邊圖論東西八十五百餘里扼險規模至為詳備而

先生海防圖說。則自粵至遼。藩亦南北八千五百餘里。延袤抗險之法。與九邊略同。可稱千秋雙壁。時則有唐荆川茅鹿門王龍溪歸震小王昭明與從弟若庸皆同志。能為六經之文。而先生經世著作。尤極浩穰。然先生不矜其能。而於師門闡然知幾之旨。實默識之。生平孝友天植。侍二人寢門晨昏。為孺子慕。自少以至老。依依不少懈。撫諸庶弟篤愛。以迄有成。從弟若臯疏劾分宜。罹禍以死。特為經營兆域。血孤姪授產。如己子也。修厝世之譜。自漢司馬諱榮。暨唐平章諱珙。凡三十六傳。曰前譜。自宋太師諱豐。至先生凡二十二傳。曰後譜。世系之次。行實之約。誥敕碑記銘誌之文。皆載。凡若干卷。世德乃可以示後也。墓先人之墓。其在新鄭旌德鄉者。為相國文正公藏兆。宋徽宗書篆碑。經寇燹。碑戟圯壞。請於執政高公拱。檄縣尹艾翳起。作豐碣重光。其在餘杭石門山者。為少師忠肅公藏兆。世設守奉。歲遠寔廢。貽書僉憲秦公嘉楫。培植松楸。一新祀事。而乃得弗替引之也。建宗功之祠。嚮有家廟在里中。祀太師公。以下有功德者。歷久摧圯。竭幣煥新之。而又做宗祭儀。建大宗祠於第右。祀高曾祖。禰報本追遠。法朱子家禮遺意也。初禦寇功高。曹中丞邦輔。唐中丞順之。僧天員。論功未及。迺作勒功三誓以表之。祖母節婦朱孺人。祖姑彭門烈婦鄭孺人。雖已樹綽。更請於聞人御史。題建祠馬鞍山之陽。南都之民。罹大祲。道殣相望。先生適至。

止於其邸。亟作救荒之書。致之臺司。得允所請。發廩賑之。饑民全活者無算。三吳之民有浮糧。先生蒿目時艱。重念國家民為邦本。今斯民之患寇。又患倍賦也。作減糧之議上之。特以當時大臣無憂國愛民之學識。竟寢其議。然仁人之言。聞者莫不尸而祝之。卒年六十有八。著述甚夥。先生晚年擁書百城。環堵蕭然。咏歌先王之風。暢然無罣。子應龍一鸞。博學工古文詞。與黃姬水王百穀齊名。先生每以砥廉隅。絕器浮。反覆致戒。易箒之日。遺命喪葬。一循古禮。雖平生志未大展。然平倭功在海邦。立言功在百世。高潔道在承先。身繫人倫風教之重。焯絕一時。死而宜有誄也。門人私謚曰貞孝先生。祀之清嘉里講堂。允矣無愧焉。四世孫伯昌。請於提學御史。崇祀鄉賢。伯昌補諸生。亦潛心經史。敦倫力行。諸善者。有學圃集。子起法。有聲厚序。述先人之志事。謹整遺書。冀表克振。起法子定遠。鍵戶潛修。清標卓爾。舅氏周君雲茂。更為定遠說經。將以經學顯。雲茂良史才。作學圃先生祠記。榮陽累世之美。昭在方冊。并得附書。亦春秋之類例云。

與沈向華書

曹溶

蒙示近文三首。於經傳有所據依。讀之喜慰不勝。顧中有報周元亨書記事者。必以實一段。是僕深切於心。鬱鬱未得發者。今因足下所論推言之。文人好於奇動。衆自古而有。然理可曲通。事不可以偽造。侯朝宗馬伶。王于一湯琵琶等傳。新說特甚。近于齊諧者流。世所愛。弗信也。君子猶以為害道。若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人才邪正之辨。在前朝季年者。所係甚大。而三十年來。史官未舉其職。流傳漸以荒遠。楚之記述。未免各據所見。聞之不具論。如華亭夏瑗公作幸存錄。起自爭建儲。以訖寇變。興化李心水作三垣筆記。多載南都事。兩公皆賢。其書人競傳寫。將來執筆者。徵信于是。而書中譏排鄙議。分析流品。往往嚴責君子。于小人特多恕詞。夫君子居貞砥節。孤根寡助。動見否塞。大者繫獄戍邊。小者放廢田里。而其憂時忠上之心。之死不變。雖不見用於世。猶集遠近同志。講學聯屬。未散之人心。及其大勢一去。鼎祚盡墟。此正諸君子含痛腐心於地下。蒙臯庚而不辭者。其責之誠當。若小人氣盛膽張。出爪牙以毒善類。本未嘗有一毫忸怩。沮喪掩護。不自得之色。而兩公乃代為之諱。以沒其布械肆譏。傲賢醜正之長技。豈小人所樂受哉。寇陷京師。群臣殉節。至數十人。在外死事者。指復不勝屈。為漢唐宋所莫及。而二三怙權之子。覆轍之不鑒。又鼓其狂談。并

江左而空之。其成事已可覩矣。人之賢不賢。兩公固知之甚明。特各有欲報之私恩。而難見其迹。故舉中立二字。高于君子一等。使覽者于君子致疑。則所欲報者。且躋中立之列。而不與小人並。其意止如此。而不知有大不可者。中立者。小人之別名也。況止以一二欲報之人之故。慎于許君子。而使小人遂得藉口。恣其凌轢。智者豈為之乎。方今故老猶存。某某君子。某某小人。皆可歷歷道其實。而二書猶未盛行。再數十年。故老盡矣。而二書歸然。留兩公之名。易為後生小子所推。又無它書以糾正謬誤。其惑視聽而淆記載。甯能測流弊所至歟。足下博觀古今之書。而會其通。諄諄垂戒。當在先正理學淵源。東林盛衰。國本瑤駝。三案始末。及中原三晉楚蜀之鄉。終寇以一隅騷動。蔓緣波瀆。用撫局誤大計。劃江而居。尚為逆案諸臣富貴地。其間孰是孰非。孰臧孰否。當掣然胸次。于僕言有合也。釐定其有望乎。人物之林。誠可昌言論。議不在忌諱禁格之例。意者其姑待焉。未敢以請。惟賜裁察。

阻風燕子磯記

癸亥長至後。余囊所著書。將近星湖之里。舟經燕子磯。值北風大作。鼓白浪。洶洶有聲。見魚龍之鬣。凡四日不得行。有北來駐防江甯兵。乘巨艦。張飽帆。掠余舟。飛渡者數百不止。余顧同行金生歎曰。人之自絕于天也。有以哉。用武之日。驍勇自資。戰則

前衝居則聚處遠近望之莫不懾氣亡精銷其逆節當遣之出也給器仗厚廩餼載有馬騾自有驛舍所止之地候吏供億惟謹改而從水則擇舟之堅且鉅者利涉之具必虔必備人之所貴天地順之浮汶濟絕淮泗皆不踰旬而達蓋長江且失險况其小者乎若余也樸學寡操進無所用其才退不能保其材徒以堊史之細涉歷山川撈近代之佚聞廣名山之家牒辭安即困藜藿自甘昧於通途不拒顛躓是背時而行所謂恆其德凶者雖蒼然在上者有意憫之亦莫可措手矣金生曰不然三代以下治亂皆以兵方其結隊而前動號千萬陸則塵埃塞路川則艤艘蔽空威敵所逼不火而焚不震而震使復沿程止宿留阻不前將見濱江州邑列肆之民驚擾叫呼不得安衽席殫市食飲橫生事端其在舟則鞭撻篙工旁及吏卒有出于意外者不見頃之高檣破浪岸駭波翻犖一身沈之者乎行李不暇計墮水者十五六人奔掙稍遲溺死已二觀者不敢訶問歎息而已故急以長風導之龍伯走驅馮夷效職使畢適所願而去誠有所大不忍者一士之困頓其輕重何如也古之學為天知首曰不怨而宜屈平以下不諱其死至著為詩騷君將為聖人之徒歟抑止求至于立言者歟其慎于怨而可予是持其論各不相下俟審于天道者質之

贈光祿卿卓午趙公傳

光祿公諱士驥字卓午。萊陽人。始祖植與弟格同。登金熙宗時進士。累仕植封開國男。格開國子。夫水郡趙氏。奕奕東牟間矣。入明。名文耀者。以進士官兵備副使。子植為十八世。自是簪組蟬聯。甲第相望。蔚為華冑。累傳至景輝。為公曾祖。可標為公祖。咸以積善好施。稱里中。又有光始修儒業。以公貴。封中書舍人。詩書之澤。發祥有自。久而克昌。公生魁梧。巍然截立。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受知于鄉先輩鴻臚宋君繼。登雷與子琮同。硯席。其理致受業焉。時宋氏以制藝名一家。公雖鼓篋從游。而文章典碩宏雅。出其上。已偕馮臚浮江淮。探會稽禹穴。名山大川之氣。畢見于文。不待辛酉。登賢書。傳誦已遍海內矣。丁丑。捷南宮。出清江楊機部。夫子門。釋褐官中書。得留都下。與師友相切劘。明制中書為閒曹。供繕寫。誥軸外無它職。逍遙朝請。引領臺詠而已。公獨不然。取大學衍義文獻通攷。于所儼土舍。琅琅誦之。日課熟二十葉。然後冠帶出通賓客。其志務深析治亂之源。博稽前代制度。為天子興治平。不喜人詢儒者。為無用之學。己卯。分攷北闈。所舉皆名彦。庚辰。奉使宣雲。隨乞假歸里。奉大母溫。清以孝聞。友愛仲弟士驥。數十年同居共爨。無間言。旋丁大母艱。哀毀盡禮。里鄰稱之。癸未。方擬入朝。候截俸攷。遂置萊陽被兵。城陷。公死之。巡按御史據實以聞。褒贈光祿卿。祀鄉賢。生不獲大顯于時。沒而被其禁。可哀也已。嗚呼。百六既遊。天地將崩。

圯之際雖有智士才人未易言支柱然必身當事任無可譏議義與城存亡耳若公以里居家食無城社之責衆又濱海邑山谷所在僻阻尚潔身遺跡自免于難誰起而議之者乃卒堅坐城中與少司空致同殉節師友淵源毫髮不與豈不烈烈丈夫哉當公之讀書攷古其所成就早定於胸中故生死當前毅然不少動也公有子五人崇進士萬年令隆拔貢生武義令倫進士由瓊山令擢祠部郎今為江南提學僉事以清廉薦崇拔貢生封廩膳生天所以報公者繩繩未有艾也公之先自宋太平興國中累世皆卜藝鳳栖里其後始遷迄今逾七百年而振翮鳴休德輝彌遠謂非地靈兆之歟

乘城要法序

蔣棻

頃者荆賊披猖。連下衛岳數十郡。非賊能下數十郡。數十郡自不守也。非數十郡自不守。數十郡不知有成法而守之。而棄而之於賊也。夫撤矩無方。屏規無圓。詹何斷綸餌而魚。蓮子釋鳥號而鳥。巧數無憑。寧克有濟。壁諸老農之治田。大則小畝。耕地也。力丁。媪女。耕人也。膏麥液茶壅土。滋糞。耕本也。長鏡短銼。滑犂耒耜。耕器也。數具弗修。雖有智農。莫不墾矣。且夫一夫當關。仰視不渡。今使凌壁丈原。雄蹲險踞。糧宿如山。柴積成阜。費廢垣崇。屯營屏蔽。而又士卒兩立。戈戟電閃。縱有索鐵伸鉤之力。不能傳翼。駭騰攀空直上。何者。惟其制具修舉。隨時圍應。百不失之道也。然先事勿圖。敵至獸駭。雖使墨子登陴。亞夫握算。其胡能淑。故訓習土著。要在乘時。今人能執兵家多藏。革居有所循。動有所用。事變猝起。登城而呼。夜則聲相聞。足以相應。晝則目相見。足以相識。以山民禦山寇。非如平衍四達之區。敵可一鼓上也。楊融與諸葛書曰。今有人奴執耕稼。婢典爨炊。雞主司晨。犬率吠盜。牛喘重載。馬涉遠途。私業無曠。所求皆足。不可雍容而高枕乎。故曰。春日遲遲。不毀羔。相秋露瀼。葉不別。荀蔀。夫羔。相荀蔀。寒燠之具。誠不可不講也。巡臺歷險。驅峻。拮雨。据風。苞鞏。建南。織鉅。周悉。疆圍藉以堵瀾。郡邑依之。槩履。茲者震鄰弛蘇。復檄梓乘城要法。以示遵守。茶屬吏。

也。召南有云：維鳩居之。謹序。

粵遊詩草序

士君子才識之超邁，經述之淵微，未見於行事，則每託諸登覽吟咏之末，以志其所存。傳曰：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丈夫。山高水深，陟降觀覽，非有識之士，情往會悲，興來徵賞，亦安有能說能賦之才哉？李子青來生於鴛水，按壤我吳，而聞聲相思，未有謀面之素。今秋遊粵，始得相與定交，深慰疇昔。一日出粵遊草示予，請為之序。予簿書鹿鹿，未遑也。適長至夜，天空月朗，柳葉蕭疏，散步中庭，朔風襲袂，隨取青來詩閱之，快吟一二，覺意况爽，蠲如晤故交，因論詩家者流，厥情非一，矢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觀閔之人，其辭憤，皆各隨時會，難與相謀。近代以還，斯道日剝，冷寂為致，風雅不歸，其或因人之尚，忘己之實，故有非窮途而輒悲，不亂世而生怨，華車有寒苦之迷，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貽譏，是何異抱鄭衛之曲，而責曠叟之賞，游西北之流，而望江海之宗乎？青來自桐溪，汎彭蠡，從掾水涉珠江，其所過山川風物，郡邑乘誌，今昔殷興之感，盡見於吟咏間，故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作者自知之，讀者共知之矣。夫青來遊粵未幾，美囊已滿，予乃謬膺劇地，案牘塵封，筆墨為鏃，風雅俱廢，俗吏之不可為，亦因茲重有感也。時佶兒

在夢遂命書之以為序。

謝子貞文集序

彭而述

柳河東文人也。自柳州以後。文章乃進。世儒反其說曰。嶺以南文教。自河東開之。是何重視河東而小視嶺南也。讀唐虞之書。南交荆揚。秦漢特踵而有之。非創也。且夫十二州之境。五嶽柱之。他四嶽方域。不過千里。惟衡居楚南。吳越。駁。盡比景。滌海之間。視四嶽。難為昆季矣。火為水妃。故東南。南海及江漢。配焉。離火文明。風水相遇。未有如茲之瑰偉者也。由是言之。凡大江之南。英雄崛起。分裂自擅。黼黻國憲。藻績人文。自三國六代十家。皆百粵之精華也。又何疑於西粵哉。百之者。統詞也。統物而言。之有萬。統粵而言。之有百。一也。譬之論人者。舍全體不論。獨於一爪一髮。索其瑕疵。難乎為丈夫矣。況交廣在勝國以前。未始分也。其分為交廣。分為東西粵者。特時王職方之制。而祝融朱鳥。天之氣候。不任偏全。未始不笑為河東之說者。拘墟之見也。子貞產粵之全州。初在零陵郡。為楚上游。後代乃隸粵。今試觀其所著論及詩歌。蓋颯颯乎大國之風哉。安可以粵人而少之。又何必追晰其為楚人而羨之哉。此吾所謂大江以南。皆百粵之地也。史稱舜巡狩陟方。崩於蒼梧之野。夫舜重華文明。而典樂以和神人。是詩歌之祖也。如是則開百粵文教者。實舜矣。而乃歸功於後世。受受之丈人乎。然則五嶺之開。肇自嬴氏。非歟。曰。此為疏鑿地脈者言之也。漢武因之。命

四將軍出桂陽下灘水。大率行師之道。而非謂前者盡屬荒服也。傳曰。神農有天下。地盡日月之表。堯舜因之。後王德薄漸失。故地至楚。漢遂有尉佗之事。戴籍復不可致。人但以秦漢歸之。其言似是而非矣。韓昌黎之誌河東也。明謂河東者作。進於柳州。若曰。百粵之為山。靈奇超忽。各作人物象馬之形。其水清澗。可鑑毛髮。滿湘水底。厯厯如搏捕子。北地山川。有一於是乎。宜其變也。如子貞者。其亦不負粵之山川也夫。

李孝源詩序

先朝末葉。亂起潢池。喋血禁庭。其禍始於當國者。遙持其議。而烈宗憂勞十七年。一旦宗社不守。究與古之亡國者同歎。其後人皆歸咎於臺諫。自今論之。夫臺諫中。善國是。爛邊畧。豈伊無人。而未必盡如光時。亨等之力。阻南遷。其禍遂不可救者也。此其人。雖與時俱往。後之君子。覽其遺編。斷簡。想見其主臣遇合之際。未嘗不憐其遇。而悲其心也。吾鄉李孝源先生。在烈宗時。為名給諫。潼關未戰以前。廟議多以速戰為言。惟孝源駁之。大意以天下之力。在秦關。秦關之安危。天下之安危。時孫督師。練兵西安。將有成效。恐氣力未壯。意且合江淮各鎮之師。併力大舉。恐單師直搗。一敗將至。不可言。坐是疏。凡十上。皆留中未下。而潼關敗。大事以去。嗟乎。烏程武陵義興。

繼起相踵為奸。利藪日深。至陳演魏藻德輩。尤庸碌不足數。使中書有人。袒其謀。何自而有甲申三月之事。先是。之數人。每為孝源所持。意弗善也。遂假他差。瘞之南行。填撫度。再後崎嶇嶺海。以定策爰立。堅請終制。不果就。未幾病且死。時人惜之。以為孝源以長源之才。而僅得一伯紀之遇。且其時疆場之事。風鶴日聞。而又苦塊之感。網常所係。不肯以起復二字。取譏天下。後世當其時止有一死。孝源甘之矣。顧孝源身雖死。而其言在。古人云。言之至者。不能載之於書。如曩者十疏之類是也。維是孝源天資英上。一切詩賦古文辭。援筆立就。吾知之於孝源作令時。自入掖垣。絕口不言詩。乙酉而後。天限南北。並其他著述。亦不見。歲在壬寅。仲氏鑑湖一葉南來。訪我伏波山下。執二冊掩涕曰。君不忘先伯子。亦計所以存伯子者乎。伯子他文及封章。散失戎馬間。不可致。獨此則伯子所為詩也。里門時君為點次。今肯為頌行。以傳伯子。且拜手地下。余聞鑑湖言。不覺失聲。孝源長我五歲。今作古人。且十餘年。當其身為將伯。繫天下之重。走嶺嶠。顧九州。其意寧止以文字傳耶。竊意丈夫生世上者。取封侯立殊勛異域。名勒景鍾。斯足貴矣。若區區但以文字傳。非丈夫之志。然較椎魯無文。躡膺仕享庸福於一時。與麋鹿俱死。則又孰與文字之業。可以傳斯人於不朽之為愈也。嗟乎。宏畧而直板蕩。騏驥而遭九折。敗國亡家。自古不少。如孝源亦復何

憾遺編斯在。光嶽之靈綿結不散。孝源之常在於天地間。恃此也。禹峯性癖詩書耽著作。好我者多指為仕宦不宜。予陽應而嗜之如故。久處荒服。思得一知我者論定之。乃王孟津久死。今孝源集其詮。次復出禹峯手。余又何望哉。余悲夫鍾期逝而伯牙不復嗣音也。雖然以孝源之才之遇。而迄不一用。而僅止以文字傳。則余之喟然於空言無補之文。不止悲孝源。亦因以自悲矣。

飛雲洞記

黔山多童樹。不及寸。石亦頑。自沅入鎮遠。可四五百里。皆然。疑黔山止此矣。偶鎮遠北道傍。忽見山半壁如牆堵。百仞嶙峋。色態青綠。結陣而來。馬上神眩。同遊者曰。此即前所云飛雲洞也。欽欽應落。萬山飛動。余驚悟曰。何奇怪。乃爾。城濮之役。一戰而霸。何求多為。先登者呼曰。此中大有物。蓋先內而後外。為拾級而登。朱門照耀。時官題楔折而上。有巨象一。軀可十餘圍。自山椒顛身下。捲鼻與齧牙相鬥。雌雄未決。若有侍者。又晉一階。為平臺。爽塏如飛樓。數間。闊可數丈。下臨絕壑。有石欄為遮。欄外三峰。肺石鼎峙。山額溢出。飛檝四蔽。懸瓠下垂。乃族光怪。樓中左右壁大且壞者。如陣雲戰馬。劍戟相列。如怒獅搏豹。有鳳翔者。有鸞舞者。其甚且黠者。如獼猴數百。累累引手飲澗下。如鼉鼉跳躍。逐逐木末。如鷲鳥悲胡。搜身欲動。其樸而定者。為甌。為

釜為尊。象為胎。銅為珊瑚。或族荇藻。或結芝蘭。或圓若璧。或半若珪。種種不可思議。洞中兼而有之。嗟乎。此明堂考王會圖也。又折而右。有巨蟒塞路。狎獐矯首而出。石梯再下數武。又有一小洞。水潺湲流出。石乳亂下。其詭譎欲過之。聞此中二三年大水湧出。輒出龍一枚。以為常噫。龍神物。洞龍宮也。變化不測。故應爾爾。易曰。雲從龍。非誣也。寒神酸骨。不可久留。尋前路下。審視門半壁外。大約與門內所見相勝。不相學。難為兄弟。石唇掀舉。窳然穹然。乃仰觀門前古柏。高四十丈。磐錯離奇。似在漢孝武以前。唐蒙相如所未見者。與柏正對山腰。飛泉一股。瀉澗而下。不雲而雨。灌田無算。芳渟為古潭。愴恍若失久之。然後始悟黔山之洞石之頑。蓋有由來。殆此洞之故乎。此洞尤物。足以奪造化之巧。罄天地之藏矣。彼山靈者。尚有餘力以飾諸山哉。昔夜郎王謂漢使者。孰與漢大。即此一洞觀之。誠哉是言。又余嘗思扶輿精靈所鍾。不在人則在物。黔中地自莊蹻闢。以王滇。誕為名賢。供上國之用者絕少。為此洞所在。無足怪者。吾行天下多矣。洞之奇未有如此者。抑何偏生此於荒陬蠻裔之鄉乎。若置此在中原五嶽間。為人耳目近玩。反不奇矣。抑王者不貴異物。宜秦漢以前之君。棄而弗取也。嗟乎。自孫渠負固。黔滇萬里。隔聲教之外者。十有五年矣。今六師式靡。盡有西南之地。此洞欲自外於天地之間。有所不能。雖然。此洞不見中國人久矣。又

頗怪見之而不為異。與夫不能傳者。則洞亦有幸不幸焉也。路徑平越。乃檢篋中是作。質之少參徐公。太守喻公。鐫之片石。附洞不朽。用救山靈自愛。時二子始騫隨侍。並記。

三堡碑記

直指陳公。按晉之二年。綱舉目張。領挈表振。雀無角。蚺無弓。狐無尾。虎無依。道有弗戢者。視驄馬行部。有不率者。視柱后。惠文在。隆隆乎保障也哉。乃於仲春防河之暇。駐節晉陽。取故乘而閱之。原本山川。相厥形勢。知其要害扼塞之所在。雀符竊發。為逋逃藪。而鯁馬憂之。爰立三堡。其一則東北之紅土橋也。距省會可八十里許。為孟壽孔道。土焦鹵不宜水。民卜居難。以故輶軒商旅之往。非聚眾不得。以無事行。而單身隻騎。屢屢見告矣。先是亦有以土房數椽。築山麓石梁下。可容十人。為若輩嘆怒。不故踵遂廢去。則地勢使之然也。公曰。此非登高望遠。為久大基。不可。其二若三。則坐落城之西北。為天門關。為凌井驛。兩處一道相連。互為首尾。山之東盡為天門。去城可五十里。山之西盡為凌井。可八十里。山勢給舒。窳窳。路一髮。夏日蓄冬。氣陰森畏人。兩崖山骨如輪。圍熊兜。不可名狀。旁有深溝。陷其脇。稍上為石梯。層齒積。可二丈許。攀藤牽蘿。為猿狖而上。綠林者。遂依此為窟穴。如狙伺茂草。如鷲伏深。

林住住見販夫布兒。挾重貨。輿鈔過此。賸者賸。攫者攫。罄所有而甘心焉。得手隨道。遠有司發兵擒捕而椎埋之。侶已入無有何之鄉矣。嗟夫。自有天地。便有此山。自有此山。而行李之往來。以性命為嘗試。蓋不知其幾千百年矣。公乃呼縣官而囑之曰。若吏此土。以有此民也。地方有大害不殲。隱禍不消。彌嗟。嗟。何及。長此安窮乎。為一。一悉前狀如左。余警寤曰。誠如執事命。但山形巉巖狹斜。斥埃難置。凶命因之為利。又無飛瀾流泉。可以佐人煙火者。誠劫徒之戰場。而行人之陷阱也。明公當何以策此。則取袖中三處圖繪而譯之曰。某處可以伏奇。某處可以設險。事如為之而不能竟成。則已耳。未有明知其可為。而相沿日久。視為尋常。以後人而復接諸後人。而可與之深言天下事者也。且若以此蜂虿之毒。無足重慮乎。沒鯨之波。潰於蠆穴。燎原之勢。張於星火。安在潢池之弄。為可高枕視也。且若不讀陰符殺賊諸書乎。為虺弗摧。為蛇若何。微乎危乎。無形無聲。不可忽也。伊可畏也。且夫晉非無事之國也。上谷雲中。去塞外僅一牆之隔耳。不必遠稽前代。即如嘉靖辛丑。大同變起倉卒。叛軍石天節等。出邊引北兵。自天城徑趨三關。直抵太原。若得山之前後。凡隘口關喉之處。豈以堅壘。宿以重兵。而犄角以扼其勢。亦安能直驅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哉。若此者。非容民不以畜眾。非建威無以消萌。三堡之設。吾所以再四圖維。而於伏莽之

戎小試控馭以俟後之君子。作全鼎一鑿觀云耳。於是隨發贖錢一千五百金。命奇嵐知州夏公與余董其事。鳩工庀材。相度基宇。計堡於凌井者。約圍四十四丈。高二丈二尺。寬丈六。堡於天門者。圍約八十五丈。高丈六。寬五尺。堡於紅土橋者。圍約二十四丈。高如凌井天門。而寬少讓。各為門一。酌守兵於其上。先是議取標營兵。下每堡各五十名。按月更番。即以其賊之寢發。定將領之殿最。尋以舉事當酌其便。莫若取縣之快壯精勤者。為輪戍之法。如前。而月糧之設。即以本身之工食給之。但須總彙先發。不至仍如左右廝役者。為扣除。為那借。不得實惠耳。是則青衣絳幘之侶。何必讓投石超距之能。殆隱然一堡一屏捍矣。而又其勞逸安肆。縣官得而問之。不時攷核習練。務令巡哨得法。草澤奸宄。蕩然掃迹。即為若功。猶是故態復萌。捨置澆害。即為若罪。庶幾道路一清。而太平可想見乎。況行之無弊。則他郡效之者必眾。即萬一外患猝生。在我進足以戰。而退足以守。欲復如向者之逐狐兔於原野。而探玉帛於囊篋。不可得也。此不亦堅壁清野之一法。而久安長治之要務哉。至於除溝之害。則用大石扼其吭。鑿兩峽深入之。用胡粉與煉鐵二者。為攻治法。而復折其向來之梯。以絕仰攀路。其功與修堡相為表裏。而事半功倍之矣。其堡之在紅土橋者。名曰生民。凌井天門者。則曰安民。曰全民。明乎建堡設防之為民也。夫民吾民也。盜未始

非吾民也。民而失身為盜賊之惟恐不亟，誠使徒符之子計無復逞，革面歸農，其欲生而安且全之也。又豈有異馬是直指意也？故因之。公諱純德，字靜生，湖廣零陵人。起家庾辰進士。曠傳前一日蒙恩召對稱旨。次日擢御史臺。是年按部晉中。苛嵐知州夏揚名，字賓賓，山東昌邑縣人。辛丑舉人。

張將軍傳

將軍名自強，秦人。少墮綠林為羣盜，喜飲嗜酒，鷹眼狼顧，蜂腰猿臂。遇陣先登，人呼為一根葱。年可三十，念賊名難以久居，解甲歸左良玉。良玉時方為名將，節未變，會改革。游楚總督羅徽為永州道守備，予以順治丁亥分藩永，是為長官。戊子，秦定南王疏請撫黔，張偕行。扈從多力氣，貌類兇狼，實乃純謹無他。以是年四月十三日抵靖州。是日坐馬不病暴死，甫發黔陽。左叢折識者皆云不祥。余不之信。遂於是入靖。叛帥陳友龍扎二十里外。予先是持牒講招徠，彼亦陽應，因不疑。抵公署，則聞有偶語。若有云友龍反者三。大雨如傾，盪者陟陴，見賊營火光焚燹，走報予。予方熟睡，帳中披衣起，將軍亦至。牀頭燭盡，酒盈腹。予目將軍飲乎，應聲兩手據地。一飲而盡。聞人報曰：事急矣。靖斗絕，蜂壘積三市。唯西郭有高殿地，可作戰場。余遂披甲上馬。將軍隨馬尾，幕賓陶生挽予裾止之曰：矢石無親，一為所中，齏粉矣。我但堅壘不出。

彼且鳥散。且帥居中軍。以城為蔽。勿出使。余笑曰。生何怯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因大開西門接戰。見陣馬雲屯。鉅鐵施鎖。剽逆如燥風。輶車霆發。煙氤氣盪。彌漫山谷。諸將相視。錯愕。選驍。莫敢當。先張睜目奮刀。暗鳴霹靂。挺身直陷其陣。人馬皆辟易。落溪湖中。賊渠方寢。兇持虎。蛟。羆。屬龍。揚威高山頂上。將軍控黃額。滿捕揮刃。直取其元於萬軍之中。得謀者曰。此友龍頭也。賊陣既亂。我軍乘之。斬戮一千七百餘級。得馬騾器仗稱。是是役也。微將軍。余不得生還矣。當是時。湖南直指某。踰於貨。忌余功。上章求多於予。予解官歸。將軍落青門。數年後。復從西粵。綬伯立功桂柳間。坐使酒。不為當道所喜。突亦不帥。亡何。將軍遂棄。變。數舞袖。日陳紅友。涕首。再飲。不復以膺仕為念。將軍竟死。噫。古今善戰。不封侯。豈直李廣一人哉。禹峯曰。余時麾下裨將賀進才者。初亦黑山種落。與張將軍分隊出。將軍戰北。賀戰南。箭不虛發。洞賊可十餘人。為礮所傷。斷其左右。骨。賀猶忍死歸營。以門扉昇之。隨子行。閱數日乃死。是亦將軍之亞矣。

井丁二君合傳

井君。名溶。字寒泉。鄧西。取柏林寺人。幼業儒。困於有司。遂棄去。為里胥長。勤公祖。取乾沒德義。動遠近。家素溫。周恤任俠。不事封殖。交遊多賢達。風概修整。雖章帶如士。

君子之容。人有不平事。怒形於色。擗辭令。折衷於理。不為騰說。里有士高材。跡弛。趨
趨市兒。為人控牒府主。牙兵如鷹鷂。肆攫拏。且嚮而食之。鄰黨罵歎。散道跡數十里。
咋舌且不測。士子一人正困。公聞之。徒步蹣跚而來。青衣夙知公名。拱手立。公毅然
曰。某生公輔器也。即有事。當白於庭。不得亡狀。國憲凜凜。三尺具在。群狖縮頭。汗流
去。其後此生致身甲科。多著述。為名臣。知人之哲。人以方鹿門平輿諸君子焉。丁君
亦鄧人居鄧西郭。名如浣。字穎水。性剛多力。善騎射。痘面刺畫。修髯如戟。身長七尺
許。少慕荆卿劇孟之為人。饒於財。為博徒。蕩且盡。尋又取償。絀袴子弟。屢致千金。人
有急。輒散之去。不問質劑。然最負滄鑿。實權英傑文章之士。視撲滿輩。則隸而叱之。
若輩亦望風竄。不敢陟公廡下。時有公友謂之曰。君疾惡太嚴。恐不宜亂世。公正色
曰。是何言。君不見黨錮諸賢。至今在也。胡廣中庸。雖三公。吾恥之。況吾一諸生。居草
野。敢歿生乎哉。公生同孟當。其母死。弔客數千人。偶里中學究為誅解。微涉掘刺。公
手劍數其門。其人長跪負刑。請讓乃釋。然亦終身銜之。不與交。崇禎末年。群盜橫蹂
中原。無虛日。公棄子衿。握鞞團。料鄉勇。為固圍計。又不屑以武人進身。曰。武如綠灌
人。且羞與為伍。吾不為耳。古來亂世。兵戈蜂起。城不可恃。則有堡寨。可以禦侮。以佐
中興。如晉室南渡。祖逖北伐。必藉梁鄆鳩主。以為練兵積穀進取之本。宋宣和之變。

武穆諸人。唾手燕雲。亦資兩河豪傑。太行忠義之士。今汴雒既陷。秦楚不守。賊氛日熾。王師裹足。此壯士揮戈之日。志士畢命之秋也。乃即湟水之陽。距鄆六十里。築一堡。署曰明家寨。近寨有明先世者。實始基之。公遂經營於此。誓守勿失。曰賊來。吾與之俱盡而已。為起鐵冶。治戰具。召募死士。因水利屯田百餘頃。賊來。公上馬督陳。如將軍令。輒與之角。賊多敗去。我兵遂北斬讎。公亦匹馬間有所禽獲。率以為常。公陽陽曰。賊易與耳。歲在庚午。壬癸。大河以南。秦蜀江楚諸郡。郡無不破之城。城無不破之寨。獨此明寨一塊土。恃公為長城。賊竟醜視之。不奉偽朔。纜百里耳。會田申國變。乙酉。大兵驅賊渠南跳。長安巢穴一空。群賊瀕沒塞山谷。東西唐必析。鄜間縱橫無非賊者。圍寨重匝。公領兵出寨。大戰。凡二十餘晝夜。眾寡不敵。遂遇害。公之同事守備。回紇人海寬。舞槩相救。殺數十人。力不支。亦死。賊以麻油鑄其軀為燭。以泄其憤。公死前一日。手削一桑版。墨書其上曰。明家寨丁如浣死所。人乃悟命寨之意云。

黃靖南傳

公諱得功。字虎山。關東開原人。以部卒起家。會東方有事。奮起為將。面紫。鬚角。矚。身長八尺。肩背隆空。貌若神。崇禎癸酉。流寇李自成。張獻忠等渡河以南。屠掠郡邑。勢鴟張。公率羽林健兒奉命援剿。陛辭日。帝親勞以金。飲三爵。遂以減賊自誓。

駐扎光固唐鄧間賊聞風遠遁所戰克捷大有功控弦必命中然後發發若聯珠應接不暇罔不洞革穿胸者賊中號曰黃闔子云未幾以斬馘功多濼泗陵寢得借以無虞進秩大將軍尋晉靖南伯食邑儀真甲申三月李自成陷北京公聞之澠血誓衆將北發與之同命會南京大司馬史可法擁戴福王為社稷計是為宏光公與馬時可法祖前代遺意倉卒中立為藩鎮四軍南左良玉駐武昌廣昌劉良佐駐陳睢興平高傑駐瓜洲其後又有東平劉澤清駐淮上公如前以衛京師然斯時李寇固在秦關未殄也閔明年乙酉王師南下豫王直搗金陵英王自關中驅闖賊由漢沔來良玉水師萬艘蔽江東奔名曰救太子至安慶焚九江江東都會洶洶不知所出公乃渡江而南屯兵蕪湖以障良玉良玉兵當鋒無不縮手倒戈洛長江死者無算一步不敢過采石留都人心稍定而豫王大師已乘風使帆一夜抵秦淮河上矣權相馬士英葉福王私逃臨安王微服出走至公所未及整褱追兵適至公太息曰豈非天哉門庭之寇既薄於西而北來之衆亦復壓境一人蒙塵有死無二乃舍舟上馬力戰會劉良佐已在北軍謂公曰勿動吾有說錄已中公喉公素良佐親密不意遂為所賣知事不濟乃拔刀自刎而死時公有二子在舟公先是騎馬沿岸訊家人所在將手織之以絕後慮而二子早已北渡賊舟螺磯下是天意也南渡來文臣死難

者維揚史可法。武臣惟公。以祖宗三百年養士之恩。而食報止此。說者謂成祖以燕王靖難。甘心建文。宰牲國良。剖若羊豕。齒人於劍。以其族視白馬之禍。更烈。彼方鐵諸人何罪。至此極哉。天人怨恫。真精喪亡。固應冥冥也。若非甲申之變。死烈皇難者。有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馬士奇。劉理順。陳純德。諸君子二十餘人。則後之觀者。不知如何短氣。此廬陵歐陽作五代史。於全節之臣。取三死事者十有五。而雜傳之中。乃取魏州司戶參軍王凝。李氏之妻。為之三歎。其意亦良悲矣。

限田論

孫廷銓

哀帝初行限田之制。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過科者沒入縣官。此其議本於董仲舒。欲以抑其強。塞兼井。少近古井田之意。為論甚美。而卒難施行者。以遠於人情也。蓋上世淳朴未散。萬法相維。故其君可以東建而不爭。其民可以耦耕而不亂。至周衰。霸起。而古法已盡廢矣。况又數百年。欲則古昔而為治。固未有萬法俱廢而一法獨立者也。且如天壤之間。山高澤深。二氣之能。冰寒火熱。一人之身。股長指短。萬象之表。鵠白鳥黔。極其不齊之數。至於倍蓰無算。固孟子所謂物情者也。今夫生民之有豪強貧弱。亦如是焉矣。天地得其理。則紛紜萬感而胥育。王者平其政。則參差群品而皆安。故夏殷之末造。井田無改。而桀紂之民窮。漢之初興。阡陌亦無改。而文景之民富。在所以撫馭之者而已。固不必其齊全也。况當軍旅災稔之餘。民有非業之作。野有不耕之田。欲驅天下而歸農。苟有辟草萊以贍國賦者。惟恨其少。及其易世。各有分土。業業而安。遂欲裁多就寡。推強為弱。為此紛紛者。貧者固懷非望。富者亦有何辜。非王政之平也。夫人情驟見傾奪。必不甘棄其所有。此不有瓜分移寄。徒應空名。則必有攘奪。矯虔適資暴吏。而民始腹腴。然亂於下矣。夫為治不本人情。而好為高論。動以法古為名。甚則為王莽。不甚則王安石。祇以厲民而已。曷足尚哉。

驪城詩集自序

鼓笳數聲起。而為吏又近塞垣。欲準疇昔人橫琴在堂。洋洋綠槐白水閣。或非質矣。乃我友或書示之曰。人情既不能無所寄。今子之為吏。晨興不遑柳。即登對移教。未罷境內父老諸少。并隸逮胥屬。庭既盈矣。爭欲言事。又有周走而呼者曰。賓至矣。即倉皇投袂起。呼駕如不及。搖搖出郭門去。恭嘿道周。瞻上客車塵。或游微從軍中。來授以羽書。則負弩矢前驅。甌脫下。周視虎落喋喋而佔佔。以若所為。亦勞且勤矣。爾烏謂寄哉。夫人情所寄。既不能無所殊異。上士澄懷以味道。下士嬰欲以私智。達人釋之。曲士執之。又其放者。俛仰天地之間。百年恒苦跼促。至欲畔散六經。滅棄風雅。以除累去滯。則甚矣。夫農忙負耒而歌。樵收旦出。負薪飯牛。嘗至夜半。驪然一飽。奉腹而嘻。廉賈操舟車。犯霜露。逐風浪。稍稍居物致贏。則舉觴相屬。士人揣摩伏讀。而志在卿相。佗佗忘寒暑。終不謂疲。誠各有寄爾也。今日作吏。所寄尤多。巧者既以權取富厚。濫寵自放。又思赫赫名。務動為大。厭靜而樂動。無事嘗咻咻。小事則張之。苟可得名。不必實。苟可以獲上。不問民心。希其能者。每見歎譽。即上官亦稱服其才。以為有用。且私念此必蘭臺麟閣中人矣。今觀子似弗能寄此者。則安寄乎。噫。吾寄之驪之吟矣。

再與李研齋書

謝良琦

研齋足下。鄉者與足下各為佛老論一篇。僕意有未盡。又作第二篇。此乃扶登道教之一事。矧立義頗中正。即以俟聖人無惑。比聞異議者乃云。我輩欲以此立聲名。至倡為禍福利害之說。以相訾詈。嗟乎。我輩誠鄙鈍。若禍福利害。或猶未足動吾心也。僕自守雖堅。尚未暇與辯論。獨足下慨然發憤。又作書與王雙白。累累數千言。詞旨嚴暢。僕聞王公頗佞佛。不知何以反覆於足下也。僕切謂世之惑志於二氏者。其道有二。其一性本豪華。少時讀聖賢書。多見義理。毅然於天下國家之重。欲有所建。暨臨大節。侃不變色。挽志不幸。遭世艱虞。知盡力竭。至於仰天泣血。又磊落不能踣跡。於是掃除一切。姑遊於方之外。希以銷磨其意氣。若是者。僕謂之解脫。其一役役於紛華。顧德妻子男女。凡可以求富貴利達者。無不為。平時聞道德仁義之言。亦悅於耳。不當於心。觀面目。隨世俯仰。晚節獨處。私念所為。多不合於道。慮人非鬼。責愆者。終身持齋誦經。求福庇黠者。借口心性之學。驕語元解。若是者。僕謂之陷溺。二者皆非聖賢中正之道。然陷溺者。其習染深。雖智不知所救。解脫者。初實無意。當徐審其所趨。此不可不察也。顧吾之所謂陷溺者。則吾既已非之矣。吾之非之者。其說一彼之。所以衡吾說者。其說三。吾之言曰。二氏者。亂道者也。吾之道。竟野馬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道。吾之民。堯舜禹湯文武之民。其何敢自亂其道以從於前。此吾之一說也。彼則曰。聖人之道。賞善而罰惡。今或善者不賞。而惡者不必罰。而吾之禍福恆不爽。此彼之說一也。又曰。吾之道。身體而力行。士大夫或行不逮其言。此彼之說二也。今或學士家議論取舍同異。至於元黃水火之爭。其弊足以召亂。吾之徒數千。守其師說千百歲不變。此彼之說又三也。吾之一說。固足以闢其口。而奪之氣。然是三者。我或不能免焉。此又不可不察也。故僕嘗語足下曰。此在吾修身以勝之而已。吾身誠修。吾說誠正。則彼之說將自廢。彼之說自廢。則吾之說不待更端而已明。此又自然之理也。人之生也。有善有惡。猶之教之立也。有中正。有異端。賞罰者。聖人所以御世之大權也。天下有道。聖人以其權賞罰於上。天下無道。聖人以其言賞罰於下。則是賞罰未嘗不行也。其名其實。無敢或淆亂焉。慎之至也。天下雖愚。不求之於不可知之禍福。則彼之一說廢矣。古之君子。先自治而後治人。治人者。後起之事也。廢舜不教人以孝。而天下皆樂為孝子。龍比不教人以忠。而天下皆樂為忠臣。其實可願也。自據其實。則天下不得以其名疑之。敏於行而言立。正其身而令行。則彼之一說又廢矣。嗚呼。自來以學術禍天下者。其害可勝道哉。此不獨二氏譏之。苟有志於聖人之道。則無不深惡之。蓋多議論。則不能無異同。有異同。則不能無得失。有得失。

則不能無爭。爭則亂。此勢之所必至者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同德同心。更相
讓美。豈以聖人之道而凌夷至此。使學者知其非聖人之道。則必薄而不為。苟薄而
不為。則彼之一說又廢矣。三者之說廢。而後呼陷溺者而告之曰。二氏者。亂道者也。
此猶不覺悟。則下患不移矣。今有人於此。其初無意於佛與老也。既入其教。則不得
不行其道。故禹入裸國。則解裳順俗也。僕則以為不然。夫我始之脫乎彼而入乎此。
者。非謂此之愈於彼也。其事不可得已。而後脫乎彼入乎此。則其所謂
我者仍在也。請即以裸國喻國之衆。以裸為俗。則其事必非止於解裳而已也。必有
其淫邪奇異之行。有二人焉。一則不得已而解裳。一則不獨解裳。併為其淫邪奇異
之行。此亦不待智者而決其賢愚矣。故僕謂今之惑志於二氏者。其陷溺者。已不足
道。其解脫者。猶當徐審其所趨。久而後定也。前晤時。匆匆起行。足下所與王公盡止。
讀一過。僅悉其大略。又聞王公雖佞佛。乃是解脫之流。趨向未定。慮足下攻之太急。
或反堅其志。成己之過。又慮王公遠惑於異議者。禍福利害之說。自同於陷溺。故悉
其胸中所見。再與足下商訂。足下倘另有獨見。遇使人併王公書俱付來。幸甚。此後
再有以立聲名為言者。亦不妨直承。蓋扶監道教我輩之事。不當居其實而辭其名
也。某再拜。

擬合祀死璫諸賢祠記

明運既終。天生

聖人建萬世之業。然亂明之天下者。李自成張獻忠也。所以召天下之亂。而其國卒因以亡者。魏忠賢也。嗚呼。閹尹之禍。使賢人君子被污辱。遭慘戮。已可憤恨。況其效至於亡人之國也哉。歷觀前史所載。如此類多有。漢唐之末。尤足觀鑒。明之先王振劉瑾幾危宗社。賴是時傳世未久。高皇帝德澤在人。故梓而去之。猶不至於敗。然而土木之變。寘鐘宸濠之亂。非有賢人君子。則亦不能危而復安。夫賢人君子。讀書多見往事。其於為忠為良。辨之詳矣。刀鋸鼎鑊。亦豈其所願。以為既以身許國。此輩不除。則天下國家。非復吾君之有。故毅然為之。而有所不敢避。而豈料其終之必至於是哉。琦嘗論世至於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深怪當時人主不察。甘以其生殺予奪之權。恣人喜怒。而以其身與社稷從也。幸而懷宗立。逆賢伏誅。一時姦邪。讒佞。諂附之徒。竄逐敗斥。諸賢爵賞。祭誼。恩禮有加。庶幾由此保邦致治。然而根本披傷。元氣肢削。無餘。及於敗亡之後。區區江左。鄉時所謂義兒媚子。猶相與怙惡擅權。仇黨亂政。卒使舊京茂草。宮闕黍離。其人亦身膏原野。終不悔悟。其流毒又何無窮已也。宋臣歐陽修曰。臣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以為女色之惑。遠之已耳。宦者之為禍。雖

殺其人。其禍不止。可不念乎。方懷宗之立。夏夷大亂。以為古之聰明神武。又親見忠賢所為。然三四年後。宦者亦遂秉用。每軍興大事。特命中樞重臣。必遣宦者持節隨其後。如潼關鉅鹿之戰。士未見敵。宦者已宵遁。徒使秉鉞之臣。與尸城下。猶且誅賞。誅斥不行。此忠義之所以灰心。而天下事終不可為也。嗚呼。諸賢生雖冤酷。死亦褒美。成仁取義。皆可無憾。獨是無益於身。無益於家。無益於國。琦意九原有知。傷心世事。必且痛哭呼號泣下。至於目眦盡裂也。先是諸賢奉勅諭祭。各有專祠。琦又欲合而祀之。非獨謂諸賢忠烈。足以風勵將使長國家者。知宦者之於人國如此。不當與之以權。而於賢人君子。亦知所寶惜愛護也哉。

賈時泰傳

賈時泰者。蠡縣人。少習拳勇。性愚直。見人所為不義。輒面詬罵。鄉里頗憚之。生平獨喜擊賊。所居縣南鄉。南鄉之村四十有二。遇有警。必率其村之敢勇者俱赴。賊逸去。遠近反覆踪跡。務盡根株。痛斷乃止。幽燕俗喜鬪。而蠡博高瀋獻諸邑。與東魯泰山齊河壤地相接。其間推埋剽劫之徒尤多。會世亂。所在蜂起。蠡之鄉北東西。焚掠無虛日。獨南鄉以時泰故。得無事。總督張公聞其名。囑邑令某召之。屬以擊賊之事。時泰固性喜。又重以制府命。故毅然不辭。然猶重與之官。止易其名曰鄉長。時泰已

受任乃椎牛具酒食聚北東西鄉之豪傑而誓之曰自某至某凡村幾屬之某其村之可屬以事者某任之有事則某與其畢其力非是有罰鄉之中有不良教之不幸有罰相隱庇罰同凡某與其不善聞於秦秦不善聞於官不如約有罰眾皆聽命數年蠡之鄉大治時秦是時以能擊賊名於蠡蠡之旁邑有賊不能擊亦相與競請時秦卒能告成功焉然當事者每擊賊必遣一劄弁及役捕者與俱時秦負其能不肯相讓又性執不融通與諸人意見多不合故雖有功不賞而群盜之歸止者往往得為官反在左右時時媒孽之於是諸賊聞之皆喜相賀更令其徒緝殺其數年行事密以聞某年月日竟捕時秦置獄時秦年已老自念生平無他徒以多擊賊得罪不服每對簿輒慷慨以首觸地流血聽者亦拘牽文法無所暴白會赦又有趙士望者亦蠡人甘以身受荼毒得備言時秦生平擊賊狀當事者始心動事得解方時秦置獄未兩月蠡之鄉又大亂至定邑令某重其能將復任之時秦自以擊賊多慮終為所戕害欲往他避適賊某某犯於南詞引時秦時秦至南待理事白竟為僧於南終老焉余為蠡令二年頗知時秦及時秦至南余數見之既悲其志又敬其為人雖不讀書能知所自守其耿介孤立不諧於流俗亦其性然也其能擊賊功在蠡終不可泯沒故為之傳俾後世知有賈時秦焉

李石庵詩序

韓詩

李子石庵，弱冠登賢書，與余所居相去三十里。耳中目中不知有一石庵者。凡四三年，余去讀書長安，去石庵又九十里。耳中目中復似見有一石庵者。庚午秋過池陽，武子良序始晤石庵，兩人目仁良久，不出一語，呼酒歌賦，歡聚三日。知其文章行誼莫不深退自珍，所以終始。余然後識人，目有眶，人耳有竅，石庵即溫然避而國中早稱邾人者不誣也。吾聞士之名不越於閭者，良女之歸不出於巷者，良。余與石庵相去三十里之內，而耳目猶若自無所主，是余之為賢，不肖何如也。石庵眉垂目凝，秀達中外，以忠烈之裔，清白之家，無擔儲而有弦籍，閉門十年，讀書萬卷，胸懷落落，罕有所許。然一搖豪鋒，則渺眾慮而為言，推于家而獨往，其為詩潔以清，竄以遠，澹宕而高，素簡樸而風華，可謂入王孟之室，奪燕許之標者也。夫古今言詩者，唐言唐者，秦少陵隴西，皆秦地也。至於明代，闡養復古，則有空同，繼響擣神，則有華下。武功浚谷池陽，溪波諸君子，雲蔚林森，詞流采動，嘉隆之於人者，人得而尊，亦得而卑。人近于景者，景得而合，亦得而離。此二者，詩論也。亦山水之論也。石庵工詩而善遊，具遊之情，具詩之情，其言若此人，又豈得尊卑而離合之乎。

明侍御忠烈衛公傳

公諱楨固字屏君陝西韓城人景援族子也舉崇禎甲戌進士授開封府推官時流賊剽掠往來無常村民扶攜奔走數十里不得至城邑多及於難因議築西關城處之閒以事經南陽汝寧河南諸府皆量其地宜城者勸民加築且出俸金助之既成民呼為衛公城又嘗論城守事宜十三則撫按見而奇其材有警輒檄楨固與謀按視城壘修飭備禦賊往往不能犯崇禎十四年以卓異召對中左門力言天下民窮半以兵半以歲諸臣惟戮力勦寇寇平無殺掠之慘則時和時和則年豐年豐則用足故平寇為足國第一要務擢雲南道監察御史首劾中樞玩寇且云督中州之丁啟睿援中州之楊文岳鎮中州之陳永福終能了勦寇之局否若猶未也則亟議吏啟睿受事未久朝氣堪策若永福者萬不能千里長驅臣恐以守汴者誤汴並誤全省也文岳於寇陷南陽高卧杞邑封疆何事而以因循為兒戲乎既而寇洛陷復上奏曰臣察中州形勢賊自商雒入必犯嵩關則汝州為要地自鄆襄入必犯南陽則襄城為要地自潁和入必犯汝邱自英霍入必犯固始襄城則陳州為要地宜分額兵萬人為兩營一駐襄以應南陽一駐陳以應汝寧寇至無入城夾城而陳靜可示犄角動可圍牽制是即所以為守汴計也明年出巡按畿南真定等郡數請蠲逋賦恤饑饉又請正驕兵悍帥之罪請革津遠米豆及俵馬之害又數檄沿河諸州縣安

輯河南之民避寇至者。凡全活數十萬人。事聞。再留巡按一年。十七年春。李自成陷河東諸郡。漸逼京師。李建成督師禦之。上命凌駟與楨固監其軍。分京營兵三百人。隸之。楨固行至真定。聞昌平失守。焚諸陵享殿。欲遣軍救援。有旨命固守。良鄉涿州。急趨至保定。而京師陷。楨固挾參將王爆及兵二百人。行至大石橋。遇賊數萬。騎與戰。賊圍之益急。楨固突圍出。躍入井。水淺。不得死。為賊所執。初賊偽相牛金星。故中州舉人。曠楨固理汴時。發其惡。幽楨固於獄。欲殺之。會自成兵敗西奔。脫走入五臺山。作絕命辭而死。辭曰。赫赫皇靈。不復卓矣。矯矯尤臣。無如何矣。今日域中。誰之天下也。而吾數薄矣。遂自殺。初。公為諸生。具文武材。人不知其有大節也。韓城知縣萊陽左懋第獨知之。左死。節衛無愧焉。或曰。公不死於保定之戰。死也。晚此意。蓋與信國黃冠故鄉同成仁矣。又何議之有。

外史氏曰。韓之地。山峭而水飛。多忠節殉國之臣。衛氏尤烈。都御史忠毅公景瑗。既死。事於大同。御史從容於五臺。與司馬學士公允文。皆以節顯。均靈氣之萃也。御史城汴時。母太孺人實成之。非獨其家之盛也。母亦有足多者。

趙孝廉傳

趙伯韶諱九成。涇陽人。年十六。舉於鄉。名噪三輔間。天資高邁。氣度宏深。未嘗使才。

凌物而孝友著甚。識者目以館閣之器焉。其尊人義印先生以戊午名孝廉。好古深思。具文武偉略。里中從游者。往往成佳士。教伯韶兄弟。必忠必孝。文歸六經。每見伯韶讀一經。不旬日輒周匝。出之若流水。其於管韓繁露諸子。少過目無遺。髮恨亦可想見。絕塵之資矣。伯韶生高門。妻劉給諫公女。性好淡泊。樂與寒士遊。築樓魯橋之東。上貯萬卷。下飯眾友。吟哦歌詠之音。畢寒達暑。一藝出。輒博典麗。雖老師宿儒。詳之不獲句讀也。為人眉采而目穎秀。對人訥訥不喜逞。和善之氣。人對之亦不覺自消。余私謂其與天游者乎。事父至孝。群居侍立終日。有不問不敢對。義印先生病。力奉湯藥。衣十日不一解帶。及小愈。凡粥糜梁肉。手自烹飪。盤盪之。不當飢不敢進也。不讓勞不敢退也。冤冠絕纓。其容簡連。父良已而身焦瘁。丁丑數上春官。歸卧病。病久不復。歿年二十五矣。遺孤澹方九歲。余時客明聖湖。聞訃哭失聲。益余定文梓曰。在己己春。祇數年。而相勛各以千秋業。余即落落就鄉校。伯韶已稟然作名孝廉。惟兄視余。推讓邑。惟曾雅文。慧辨之君子。所不克望。推其志趣。竭忠究孝。殆名世之見榮者也。人能惜之。不能知之。抱此傷懷。欲暫矚而壽閔。指為之懸筆。夢態亦復十餘年往。今澹為余女夫。己丑余訪石城之龍潭。喜其有父風焉。因於其旋也。聊記其生平。匡略以付之。使天下人子少失父而不得其父之生平者。尚賴有父之友以正告。

之也贊曰。

十六成名。又七年而喪身。讀書修德。將無驗庶幾顏閔之倫。

張巢閣小傳

巢閣先生。姓張。諱光。楹克甫其字。長安人。別業在扈西七里。曰割耳莊。莊有大楊四樹。東西相值。長十丈餘。先生即是樹架屋三層。絙之以鐵。風來若波撼巨艦。其聲萬狀。猶木處然。望見疑為仙人。故稱之曰巢閣先生也。先生少抱棲隱之志。十三游膠庠。徒步頻陽。訪劉解元士龍。往來終南二曲。極窮其勝。務詞章。不得志有司。乃從馮恭定公游。淡然物慮。人貌而天游。閣之前種竹數十畝。開白沙湖。放小舟湖之中。復築一閣曰枕光。每當春夜。檣香。落紅積雪。則掉舟招故人。命酒賦詩。即甚醉。雞鳴而起。正衣冠。端坐若神馬。丙子。應拔貢之命對廷。又三年己卯。余以公車到京師。訪於青塢寺。見其方學。蠅頭細楷。焚香滄茗。有若在巢閣時。余歸一年。忽聞其已歿於京師。今春余同友人游樓觀。過割耳莊。但見湖水湮塞。問其閭。情馬無有。黎黎之感。妻發於懷而不能已也。先生巢閣之西。有友曰王之楨氏。與先生交甚歡。又善余。相見共談。不覺有老人指海之異。因託余記其事。念余與克甫交十年。風雨晦明。自觀其行。以山水為性命。往往有足傳者。姑不具述。今特書其巢閣之始末如此。

送錢陶雲少參序

張汝瑚

王陽明先生曰。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嗟乎。士大夫患不知求道德與功名耳。知求道德與功名矣。而其失乃至於以功名為道德。以富貴為功名。如此。而望其出處之合於古。猶卻行而求前也。古之君子。澹然寡嗜。視富貴無足重輕。然後能審進退。審進退。然後能不忘君父。不忘君父。然後能推賢讓能。以濟其家國而利其社稷。故朝廷不可一日無此人品。天下不可一日無此風俗。也不佞汝瑚。持是說久矣。求之今世。其參藩錢陶雲先生乎。先生浙名進士。起家司理。以高第。旌入郎銓部。銓部郎多賢。獨推先生超卓。賢貴重矣。先生顧獨請外。得視點學。於烽燧甫息。先生訓督點士至勤。點為丕變。秩滿。推三吳糧儲。聞者豔之。先生曰。吾豈樂乎此哉。將有所需而求息於此也。先生至吳。愛民恤軍。別奸釐弊。無誤。國家事而已。非有利於己也。

聖天子南巡。求賢若渴。諸與先生官於吳者。有善狀。輒膺不次擢。假令先生稍見其才。或自言功。安知不早建中丞之壽。又不然。而稍需歲月。循序以進。內而卿寺。外而藩臬。易易耳。先生戚然曰。吾不樂於此久矣。吾求免之不暇。而有他志乎。拂衣高謝。如棄敝屣。吳之士庶。無不為先生惜者。惜之不已。相率起而留之。嗟乎。君子之出處。

要在內斷之心而不必徇乎衆。衆皆以為是。苟求之心而未協焉。未敢以為是也。衆皆以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也。白駒詩人。為國留賢。至動之以公侯。慰之以逸豫。其用心亦云摯矣。而賢卒不可留。無他。賢者之志決。人不得而留之也。仲尼言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今先生義而富貴。亦浮雲也。彼唐虞事業千古莫敢與並達者。猶比之浮雲。過太虛。况富貴乎。昔聖門言志。說者以為曾點之虛。不如三子之實。不知三子較虛。曾點較實。何者。三子所言。皆兵農禮樂之事。終三子之身。未聞有設施。究竟託之空言耳。曾點所云暮春童冠浴沂舞雩。固人人有之。不待學而能。豈不為較實也。與。先生敷歷中外。刑名錢穀。以及進退人才。諸大政。靡不躬為其盛。先生歸。徜徉山水之間。徘徊釣遊之處。吟風弄月。飲酒賦詩。是三子之虛。先生既已實之。而點之實。先生又將有以永之。此其進退綽綽。視三子何如也。陶靖節之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又曰。世短意恆多。斯人樂久生。二詩其在去彭澤之後乎。古稱為臣者無以有己。是釋為臣而始有己也。有己而後可以得此生。得此生而始可以久生。故如先生今日。則可以久生矣。彼功名富貴。又奚足云。

重濟清源縣永濟渠碑記

古之教民也。率用仁讓。以先之。緩急相濟。有無相通。故其時行讓路。耕讓野。避邇一

體民用輯睦。雖畫疆分井。搗然有家人父子之風。未嘗專利以自封殖也。斯俗稱美焉。余承之斯土。奉此意以道民。六載於茲。而於水利尤所重。蓋清為潯邑。往歲穡事不登。野多茂草。則渠道之多壅也。余行野而相之。鳩我父老而諮之。淤者疏。圯者葺。响响原田。幸不至淫於藿莽。若乃郭白二都之有永濟渠也。自明洪武間始也。引汾水之流以溉田。而取道必由太原縣之洛陽村。陂金購地。穿地為溝。名曰古渠。邑乘圖冊。班班可考。萬曆九年。當事者奏請特蠲其稅。所以恤此方民者至矣。自汾流遷徙於西。古渠漸埋。於是復購地穿溝。名曰新渠。歷歲滋久。新渠並淤。而汾流又徙而之東。村民僉謂宜疏古渠。便無如故道漫漶。浸不可問。遂至雀鼠者數年。幸今大中丞達公銳意興除。百廢具舉。檄行文清太三邑。虛公審勘。至於今始得歸我汶陽。而畚鍤雲興。溝塍繡錯。拊今溯昔。成勞不重。可念哉。夫力耕奉上。賦則公家之賦也。履厚戴高。民則朝廷之民也。捍災卹鄰。官司之守。洛人我也。急病讓奠。與國之義。二邑故桑梓也。以畢始卒。以讓終。又何病焉。余願自今以往。清之民永思殷艱。毋忘今日告成之難也。洛之民永歸於好。毋忘今日質成之樂也。是役也。秉法維公。稽疑不忒。則有各上臺之令。甲在。虛衷以訪。苦心是劑。則有鄰大夫之案牒在。無他。亦云教讓而已。余故代石而誌之如左。若夫嘉興觀成。以毋負行水勸農之初意。是余之職。

也。苟尸之以為己力。余則何敢。

紀牛異

余以丁未秋有事於墾荒之役。竭體騰牛四十餘頭。給耕者。一日有東於都胡生者。進前曰。凡牛項以上脊以下。骨隆然墳起。是戴曲木以引犁鋤處也。某有牛一。其骨斷且三年矣。不任耕。某貧不能勝。願付諸屠丁。而公禁私宰。敢以請。余愀然曰。子牛誠病強。而盡其力。病則殺其身。仁者不為也。雖然。我將甚子養。是牛以待其盡。而子信貧。且奈何。無已。試言其直。曰直三金。余曰。然則我與子金。而子歸我牛。子今姑為子養之牛。且待盡也可乎。生唯唯。欣然受金去。居亡何。則來報曰。自公之活是牛也。垂兩月矣。牛每食輒雨泣。意若感恩者。頃之。則報曰。牛病良已。骨且合。頃之。則又報曰。牛骨合矣。任耕矣。余聞之。未信。遣隸往視。果然。今其牛尚服田也。然則前此之三年不瘥者。何為者也。張子曰。君子之愛物也。有以哉。物雖微。去死而就生。宰物者有權焉。者有性焉。方其迫急。角搶蹄法。弗謂其無知也。物雖微。去死而就生。宰物者有權焉。見其貼危。感額悼心。弗謂其命輕也。骨已斷矣。醫續之。命將絕矣。醫延之。不可謂非父母之責也。於物且然。而況民乎。今夫民之饑者寒者。冥行而犯法者。皆垂盡之餘生也。苟身為長吏。而聽其裸行草食。情然觸法網。抱鉗以畢命。死則竟死矣。烏知

夫飢者之猶可以飽寒者之猶可以煖犯法者之猶可以矜全而瀕死之猶可以生也死而生之骨而肉之責在長吏是牛也可以感矣是為記

張九臨先生傳

啟積之代天下之言文章氣節莫過三吳甲申鼎革其盡節里門者既備詳野史昭昭人耳目矣而亦有身雖不死而盡節無異者則如吳江張九臨先生其一也九臨諱拱乾號愧庵坐萬曆乙卯卒今戊辰世為吳江人宋元間家越來溪號越溪張氏明初分縣治之西號治西張氏祖父皆以儒學顯九臨少沈潛好學勵志以大儒自期弱冠為諸生試輒第一名噪吳下太倉兩張松江陳夏諸先生交口推重遊長洲楊惟斗金壇周仲取兩先生門時三名士結應社幾社既合為復社而吳邑吳翻扶九計名青遊沈應瑞聖符張起將子及九臨為之弁冕未幾江南擁立宏光仲取既遇害既大鉞方羅縵善類噉宗室未就鎮疏參復社黨魁九臨與沈壽民吳應箕皆縱騎提問方就逮適大兵南下得免旋下雜髮令禁甚嚴九臨及伊伯君美公以不雜髮為鎮將吳某所繫尚繫者四十餘先戮數十人次及九臨父子吳帥見其名忽心動曰吾固矜此人三吳才士也俾具服當特原之九臨曰死則死耳不受髡鎮將意不懌依徊未忍加誅杖四十釋之九臨翦髮冠黃冠日誦道德經杜門不出

溧陽相雅重九臨既柄政言於朝以中翰徵不應作荀或論田疇論以見志部使守令聞其名請見皆不報同里吳茲受晉錫為莫逆交諸子及孫皆受業焉問字之履滿戶外順治丁酉茲受子兆憲以科場事謫戍九臨喟然太息屏謝交游坐卧一小樓顏曰獨倚所著詩文集皆號獨倚樓集方九臨之兩遇禍也既盡破其產有一子未就傳避兵時殤晚僅得一女困日益甚館粥弗營天之於九臨亦甚矣哉九臨號浮休居士以自傷又稱枯木道人人呼之道人則應他呼則不應坐平一語一動不肯稍自貶損尤嚴取與交游饋之米輒笑受飽以金帛亟麾去所著巾服途巷人皆能識之晚好學禪焚香唸誦習以為常而根柢於儒先性命之旨不敢以佛掩儒也嘗手抄先儒語錄居敬近思二編晨夕展玩不忍釋為文初學昌黎暮年喜止齋同甫之文曰吾才小苦拘檢非此不足以拓心胸也書法宗顏魯公筆力勁挺而拙首其為人九臨且瓢且衲時而混世時而出世奚之而非性真也耶嘗留心縣乘與朱鶴齡長蘆顧有孝茂倫蒐輯遺佚互有考證山左郭公琇令吳江纂修邑志長蘆前卒聘九臨草創凡例於明末死難節烈諸軼事多所表彰同事者意弗合貽書辨難竟謝去年七十四卒鄉人私謚曰貞毅先生

鮑野史曰或謂氣節二字士君子行己之一端耳於世道無預不知氣節之有功

於世道甚大也。學星辰之在天，鬚眉之在人，初無所掩，然而有之，則天象修而人容妍，無之，則晝夜乖舛，而儀貌陋劣矣。由此觀之，氣節烏可一日不存？天壤間耶？子容吳江，聞人說九臨遺事，未嘗不酸鼻欲涕也。傳曰：當仁不讓於師。九臨志仁，與維斗先生無異，所謂弟子不必不如師者，非與？子容傳九臨，益歎維斗先生之不可及也。吳固多賢哉。

卻獻子克論

鄭宗圭

人臣功業赫然可見者。人主賞之識之。若精忠篤念。疑諉不介于胸襟。功過可同于察察。此其所造于國大而隱。其事固難使人主知。而人主胡由賞之哉。蓋國家之事。莫不成于和而壞于激。其有以是非之謬而激之者。君子所不為。而人亦有以自解曰。此無當于我也。稍負曠達。且安然受之矣。若其以是非之正。而適成偏激之勢。固人所難受。然君子之所冒焉。不能相與以平。而卒以基禍亂者眾也。蓋夫人而有介乎是非得失之內者。其人必非悠悠無所持。輿憤然無所見于中者也。我欲為君子而彼豈甘為小人。我謂其說之足行。而彼豈謂其行之必至於敗。漢之激也以節義。唐之激也以清流。宋之激也以祖宗之法不可變。是皆東人以至正。與人以難受。俾不得從容轉徙。兩相持而不可下。斯禍亂隨之矣。今夫天變足畏也。人言足恤也。雖婦人孺子知之。曾王安石不知之乎。顧激于不可回。斯亦諤其辭以相蔽。而當時之舉者又益甚之。曰人主所尊惟天。所持惟民。彼且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矣。夫不思其所為諤戾之言。何因而發。乃更執其言以甚其過。則吾雖是。已漸同其非。彼雖非。亦必終據為是矣。何也。凡人能虛心平氣。以盡去乎適莫之私者。必聖人也。孔門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其次則鮮矣。以安石之為國。既不

可望其如再求子路。豈安石之為人。而可責其為孔子顏淵。此君子之過也。晉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焉。至則既斬之。卻子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卻子曰。吾以分謗也。韓非子議之曰。韓子所斬若罪人。則不可救。若非罪人而勸之以徇。是重不幸也。重不幸。民所以起怨也。且已斬而卻後至。是韓子之謗已成。恐不足分斬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斯言也。亦不亮卻子之心。而不悟乎其成國事之道矣。夫韓子所斬是也。卻子豈昧焉救之。惟所斬非罪。不得不馳往救。救之不及。又不得。不使徇以分其謗。蓋當敵國對壘之日。三軍之心。係于將帥之賞罰。倘韓子既失於斬。卻子又明其失。而示以欲救之意。則三軍易目焉。毋論戎事。巨測即韓子豈可認既斬之失。以見短于眾。將韓卻之隙。旋踵而生。又曷望戰勝之美哉。夫卻子靡笄之勝。晉侯賞之矣。若所為分謗者。晉侯不知。卻子亦不可以使知之也。一使知則嫌隙又生于朝矣。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于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築者詎之。子罕親執扑以行築。而扶其不勉者。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蓋好名懼譏。為臣之大患。國事之非爭不和。恒必由之。故有讚美其事。而適以敗壞厥事者。如宋石介是也。介以韓范登用。夏竦罷相。因作慶麻聖德詩。范仲淹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害事也。夫歌詠咏詩之末。非有利害切于人之肌膚。

者小民感時使之言。學士動稟征之喜。此亦悃誠之不容已。而直道之見乎人心者。然子罕亟止之于前。范韓深懼之于後。蓋誠見乎美善之不可以獨居。而短長之形。不可自下開也。是故欲止人之非者。必務隱其非而徐止之。欲行己之善者。必無顯其善而陰行之。范鎮以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術。論安石。豈足服安石之心。而能禁其不怒者。迨致仕歸。蘇軾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此范公亦有悔于中。而咎其言之不詳爾。若人臣必使名歸諸己。而不顧害之詒于世者。吾誠不知其何心也。

卓茂論

天下將亂。則輕浮播激之士顯。天下將治。則忠厚雅實之士庸。朝廷用舍。天下之士習因之。士習者。治亂之原也。使天下之人。皆相感而為忠厚雅實之行。其有不治者乎。使天下之人。皆相率而為輕浮播激之事。其有不亂者乎。西漢之盛。自蕭曹以朴謹為宗。臣其後如周勃木訥。萬石君父子。則孝。衛綰廉忠。無他腸。直不疑。不立名。稱張叔長者。霍光小心。金日磾篤慎。張安世履道避權。皆相繼在朝。後先寵用。是故天下化之。吏治悃悃而無華。人心醞固而安靜也。嗣是如魏相之假借許史。當霍氏勢。

襄則發其已往之私。雖中興賢相。丙魏並美。然而寬厚之流。魏早遜于丙矣。元帝時。貢禹上書。引謠俗之言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一時父教其子。兄告其弟。莫不嗤笑。扑拙。羨慕傾巧。則是國未亂而俗先變。形未失而心已滿也。光武初即位。方當用兵。陸德策力見重之日。卓茂一小宰。年已七十。無他材能。獨以寬仁恬淡。度越群英。首加封典。此豈非迂闊而不急于務者哉。光武之優解重禮。惟恐不及者。蓋深究治亂之原。亟欲以一人厲天下也。論者以光武之所以得天下。不在乎此。豈知光武之所以治天下。固莫有要乎此者哉。

盧懷慎論

盧懷慎自以才不及姚崇。故事皆推崇。時譏為伴食宰相。抑知正以伴食得之耶。相不患無才。而患自用其才。自用則才盡于一己。不自用斯天下之才皆其才。用之所以無窮也。懷慎所讓者姚崇。正使懷慎自為之。不如崇代為之。之為美也。所薦者宋璟。正使懷慎終為之。不如璟繼為之。之為得也。若是則姚宋之才之功。其誰非懷慎之才之功。但使朝廷有人。國事賴之。則吾一人真可安然伴食其中矣。況清介不營。慎之所以自律。當世之人。莫敢望也。使或執己之介。以繩人。終自高而卑視眾。則其

量已狹其行已刻。又安能虛懷推讓。弼亮天工哉。惟其無過人之才而不諱。是以人各見其才。而無有角錫銖分寸。以相勝為相敵者矣。有絕俗之介而不矜。是以人咸服其介。而無有分奢儉禮俗。以相形為相傾者矣。其始也。若不及乎諸賢。而究皆非諸賢之所可及。千古而下。未有睹其赫然。耳目者。然益以想其識度之悠曠也。既屬疾。宋璟盧從慮候之。執其手曰。上求治切。享國久。稍倦勤。將有憺人乘間進矣。則天寶之憂。慎若預睹之。使其不死。必預有以防之也。帝後校獵鄆杜。知慎大祥。因為罷獵。經其墓。泣然流涕。倘使帝于崎嶇蜀道時。聞懷慎所以告宋璟盧從慮者。更不知流涕以恩何如耳。

錢氏疏草序

王崇簡

嗚呼。明天啟寅卯之際。魏忠賢以一閹宦擅天子大權。且五六年。祠宇遍天下。至與孔廟孝陵並峙。頌語不倫。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或以九千歲為稱。皆見之章奏而無忌上之詔旨。必以廠臣並行。下之啟事。書陛下必書上公。三從孽威。厥公侯伯之封。而明之世臣豐城侯。且以王封請。群逆效謀。有不待九錫之命。袖中之詔之勢。俄而天啟晏駕。崇禎踐祚。斯剝極而復之時矣。在廷猶瞻顧不敢發一言。以一胄監列其十罪以進。通政司猶拒之不納。遂並糾之。始得上達。斯時也。錢嘉徵之名聞天下。天啟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也。十一月。魏忠賢遂遣謫。自經于途。旋斃屍懸首阜城驛。實自一書生發之。夫當其僭橫時。即楊忠烈諸公。適以喪其身。迨可言之時矣。尚有一廠臣公。廠臣廉探當及意旨。非世盡無人也。忠直諸君子。非遭其刑死。即貶貶流落于數千里。而在庭者皆其乾孫義子。是惟冰山之類。是憂豈能改頭換面。挺然為不世出之男子哉。嗟夫。明遭閹人之禍。數矣。以劉瑾之凶惡。其黨尚能制其死命。而忠賢則官府內外。無不為之犬馬。是以瑾生正典刑。忠賢以其黨預漏密旨。得以自縊為可恨也。予與胄監君為道義交。聞其拜疏。有危之者。予過之。則坦然若無事。噫。士須具此器量。始可有為。益數為不可及。聞與論其先世給事公徽。論星

變核軍政。主事公芹。陳治平。議治安。並著聲于嘉靖之朝。而太守公琦。則諫武宗之巡游。覽其遺文。仰思風義。始知錢氏忠烈之氣。本于歷世。迨請給事公復。姓對錢本何姓。明初法峻。以賦役戍貴州。應闔室行。子裕始生。屬青于鄭之錢氏。以襁褓一孺子。保世滋大。恩斯勤斯。皆錢氏也。復何姓。則錢不再傳。而其姓泯。亦不再傳。而恩亦泯矣。揆之于義。于今錢之為何。孰不知之者。錢氏之未墜。即何氏之永傳矣。考之記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雖先王之所未有。可以義起。其諸昆孝廉瑞徵。輯歷世疏稿。付梓人以垂永久。命予序之。謹述昔之所見。並書其何之為錢。以著其義。

唐豫公明史序

進無以益于時。退無以傳于後。志士之所悲也。嗟乎。夫有所得為者。有所不得為者。輔時濟世。有遇不遇焉。非所得為也。網羅遺事。以傳後。且所得為也。為所得為。而非高潔淵雅之文。亦不能傳。即傳亦不能昭然在人耳目之前。嘗論二十一代之書。其昭然在人耳目之前者。惟史記漢書為然。誠以遠固敘述雅潔。學者悅而習焉。故其人其事。即藉其傳以顯。余嘗與修有明實錄。得縱觀石室之藏。覽其文辭。攻其事跡。其與吾學編徵吾錄諸書。歲時或異。真偽難徵。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夫實錄之記。概多忌畏。而諸家所述。出傳聞。非誣而遺。欲求信史。以傳後。豈不難哉。毋思合實錄。

及諸家所述。折衷于大道。勒成一書。自愧無文。復念從異代之後。追述往事。其宮寢
宴息之微。政務得失之大。或不得而傳。或傳而訛。或時之孤忠。遺直。遭讒被誣。屈抑
而不得白。或邇方僻壤。孝子貞婦。義風獨行。貧賤而不能達之有司。而當世貴人之
誌表諸文。率多譽詞。而鮮實。嗟乎。迨若崇禎十七年。即用人行政之弊。亦散失而無
稽。况遭遇險難。其間忠魂遺蹟。泯滅而未彰著。何從而紀之也。久之。予友唐豫公。自
越中以其編次之目。馳數千里。寄予曰。子其序之。予三復而歎曰。嗟乎。有明三百年。
其藉斯以傳乎。豫公以淹雅之才。不為時用。棲遁深山之中。為其所得為。博採佳牒。
靜氣澄志。以詳權于治亂是非之際。當必盡去其忌。與誣。而獨存其確可傳者。使一
代之因革興亡得失毀譽。有以徵其實。而表其微。是豈徒垂空文。以自見者哉。吾知
有明三百年。其人其事。固昭然在人耳目之前矣。豫公其尚有志士之悲乎。

宣府忠臣義士祠記

祭法能捍大患。以死勤事。皆宜祀。士大夫遭時之厄。勢窮力竭。志不得就。死以報國。
祀于其土。禮也。况于數十年之後。使人景契追慕。經營黽勉。以堂以構。伏臘傍徨。無
所為而為之。嗚呼。豈易致哉。宜宣鎮士庶之立祠。祀明巡撫宣府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朱公也。公于崇禎壬午十二月。受命巡撫宣鎮。鎮餉闕。軍怨。司餉而譁。公多方補

足斬首亂七人併糾司餉者亂遂定鎮帥跋扈論列其狀歸之司敗一軍肅然亡何流寇破潼關渡黃河為縹緲之計具備而太原軍武大同相繼陷公聞中丞蔡公懋德衛公景瑗不屈死鎮帥周公遇吉舉家戰死慨然曰真男子不當如此乎遂集文武紳衿軍民于城上申說大義矢死守出一篋衣取緋衣屬從官曰以此殮我餘悉充犒軍眾皆感泣亡何監視宦官杜勳總兵王承允降賊勳復說公降公念擒勳承允或為變乃招承允伏健卒伺之承允未至而賊薄城下矣公督眾以火器擊賊賊聲言監鎮降巡撫何獨不降公大罵拒之激厲將士相持兩日夜賊多死傷監鎮乘間開南門賊遂入公守北門聞變命轉火器南向欲手燃擊賊而賊已挺刃于前公拔佩刀奮擊左右泣擁公行公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遂服緋衣登城樓北向拜以遺疏付從人而縊賊至歎其忠移殮于僧舍甲申三月十一日也嗚呼捍患死事公可無愧矣昔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死守睢陽以遮蔽江淮身雖死而賊亦困罷勳據徐州泗當江淮之衝賊所急爭杜愷以孤城捍之卒致泗完而賊旋滅使賊鋒狂妄之時監軍不叛鎮帥不降與公死守宿將義旅出奇搗間以遏阻其銳以擁蔽神京遠近聞風奮起未必無郭子儀張存誠之倫出其間奈何叛閭逆帥望風送款公力既竭飲恨致身嗚呼此一鎮之士民所以感憤當時而興思異代也公諱之馮字德

止號勉齋。世籍宛平。登天啟乙丑進士。時名之裔。授戶部主事。以辭逆聞。魏忠賢冒濫殿工。加級忤忌者。左遷浙江布政司理問。歷遷行人司副。刑部郎中。浙江僉事。青州參議。河東副使。晉參政。散歷中外。皆以清方誠恪聞。至大者河東宗室朱全宇。為羣盜囊橐。人不敢問。且與秦寇犄角。公計擒之。大患潛弭。當展器具材。由參政投節。鉞公為人質重。湛介。發言有則不隨。人為好尚。少博極群書。即究心理學。持是道造次不變。官青州時。入賀道樓。留家人濟南。既而濟南被兵。公配馮安人。墜井死。母李太安人不食死。公哀號徒步。扶柩歸葬。僦宇墓側。布衣疏食。終身不易。痛安人節烈。遂不復娶。訓其子持正。以忠敦厚。以讀書踐履為本務。卒時年四十有三。所著有在疚集。講學諸書。持正于其年八月。歸葬祖兆。先是公遇變。從者懷遺疏。聞奔京師。始知公死節。哀卹之命甫下。而郟城旋陷。恭逢我

世祖章皇帝。憫念前明殉君諸臣。核實錫諡。祠祭田。宣鎮士庶感。盛世之褒忠。前代以其所親見。不忍忘公。義出于學校。力輸于閭左。祠公于十數年之後。豈有所為而為乎。參政吳公允諫。總鎮劉公某。同知汪公某。推官李公某。相與執議。觀成夫勵忠節。維風化。顧官其土者之職也。同時諸生姚時中。城破。肅衣冠。從容自經于學宮。生篤學。知大節。儀範修整。冠至。知監鎮有異謀。泣數日。捍大患。而以死勤事者。惟朱

中丞。吾將從其後矣。己而果死。鄉大夫以予知公屬為之記。

游滴水巖記

滴水巖去都城西北八十里。昔游于明崇禎戊辰三月。爾時花初萼。草始芽。古木荒榛間。石骨嶙峋。千嶂蕭蕭逼人。因念深秋。紅樹蒼巖。蒙絡搖綴。必更有殊勝。往再四十年。始獲偕弟崇節。奮袂往游。兒熙以職守不遑從。惘然照燕默。及從子素。外孫張鏞。隨侍行。經磨石口。門人如都閭。器具餐于承恩寺。飯罷。詣軍莊關廟宿。馬廟近桑乾河。濤聲終夜來枕上。晨興。舍輿策馬沿河岸行。岸倚山麓。下臨激流。廣不數武。依山旋折。峭壁如壁。使人目不暇瞬。而波濤洶洶。脚下觸怪石。怒奔數里。忽有清泉從洞西來入河。駕小橋其上。過橋行山中。十餘里。望巖際一廟。旁一大樹。俗呼廟兒庵。捨騎而登。十數旋折而上。復十數旋折而下。巖谷回互。壯聳橫環。朱實黃葉。錯出松檀之間。寂寂惟聞馬蹄踏碎石聲。亂流從石上流。踏流而前。忽左忽右。林壑虧蔽。中隱覓茆屋。酒帘搖曳。橋角間樵者。曰桃源也。又數里。清流一泓。三石偃卧水中。色純紫。徘徊不欲去。過此則南莊。南莊者。仰山南之果樹園也。居人率衣食樹果。從流水中直望亂石。如去如變。如奔如奔。企如鳥。屬蹕如獸。攫不可窮。際攢巖圍合。蒙茸叢雜。或高巖斬絕。或危崖欲墜。或嵯峨於頂上。或屹崢於肩側。或坳窪錯錯于趾下。岡陀阻絕。

忽逢去徑。山山環錯。若手指穿插。人若峽裏旋轉。類蟻緣花。瓣殆柳子厚所謂迫遽迴合。宜于奧者也。濯莽藪叢。時懼虎虺突出搏人。俄而高出樹末。俄復潛行谷底。望一山以為過此當至。至又窅紆。如此約餘二十里。始至巖下。險徑斗折而上。望經來諸峰。層層如雲。有平視其巔者。有俯見其脊者。峰嵐掩映。忽露半髻者。仰視巖端。說石屏列嶺。崎嶇勢若龍飛。登頓怒視欲下。巖復若籠。高十丈許。深廣半之。水自下面滴。滴絡繹。若屋漏然。冬則儼水柱。中建三楹。塞過半矣。巖東則殿三楹。殿前餘地不盈畝。東次僧寮二楹。再次客舍二楹。再次則洞。洞可容千人。傍一穴。熱炬而入。石乳垂垂。若未開之蓮。蓮下小池。注水不竭。山之所取飲也。上望奧宇為龍宮。側類榻為龍牀。龍時出沒焉。憶昔來見一白蚓。蟻蟻其上。首如蝸。兩角竄起。僧言龍也。友人崔子忠正色曰。龍所往來。豈宜履聲火屑相溷。思其言良是。遂出。迨茲來。僧嚴戒。律行厨酒脯皆不得陳。炊粟晚食。騁望高深。紛舟駭碧。鬱為錯繡。築為扳倚。奔奇競秀。不可端倪。始驗秋遊之果有殊勝矣。或謂巖下殊逼側。但堪一飲茶耳。予則以游山意趣。在山水間。登巖巖聆澗。承陰怪木。據奇石。曠宜眺幽。宜坐。摘芳撈異。施施漫漫。步之所至。皆可怡悅。若必華堂高閣。邃宇修廊。如碧雲水。思諸刹飽食沈醉其中。但可謂之遊寺。非遊山也。因吸茗而寢。夜半崖隕小石。擊簷瓦碎。聲如雷。既而曉鐘琅

琅僧禮佛矣。噉盃將恣所遊。使者來聞。弟以繪事召。遂偕歸。是為康熙丁未八月二十九日。昔遊于年二十七。今則六十有六矣。

蘇劍浦傳

李呈祥

壬子秋九月，予患瘍，吾友蘇劍浦日來視予。冬十二月，予病少愈，劍浦之病乃大作。癸丑春正月，予強起往候之，劍浦猶能自理醫藥。二月初復視之，則氣逆不下，執手哽咽，但曰：「拊予維者，是在君矣。」予忍淚領之而已。初九日黎明，忽來報君疾亟，予趨至，則君逝矣。是月之末，竹浦返自南宮，試予逆之於西村，相向長號，近無乾土，已而視竹浦青衫廓落，長鬚稀疏，首覆席，蹙言百里，有翼鑿據鞍之意，而吾劍浦竟安在哉？吾三人者，童叟為交，迨於白首，晦明風雨，不二其立。予既生，遷於遠塞，劍浦亦稅駕於微官，奇文共賞，疑義與析，乃將數晨夕而慰素心，而劍浦竟安在哉？竹浦戚其手足，予亦裂其肺肝，噫吁嘻，吾誰與為友矣！劍浦生平精學攻文，視高第猶水蠅也，而終不遇三仕名郡，最得士大夫心，而於舊賢遺老尤加禮遇，即其治行高等，可旦夕太守方面，而竟以事誅，宦索蕭然，敝衣糲食，米監波蕪，楮絮交互，腐脂乾鮓，手核芥子，扁鋪緘膝，身自料理，形勞神困，年止六十，抑何窮也！吾既後死而不為之述，即誰復知劍浦者？予乃按竹浦所為行略而傳之。君蘇姓，諱本眉，先君子封學士中憲公贈之，字曰道生。劍浦嘗語予曰：「吾見宋文山公有子名道生，吾且更吾字矣。」因稱劍浦考民部南石先生，己酉鄉舉，服官中外，所至著聲，母馬太宜人，賢而治家有法。

生三子。長允眉。次毓眉。即竹浦君其季也。雨石先生老而好學。課竹浦與君為舉子業。其篤禮先君子於孰。相磨切。子年十八。先君子命隨諸君為文會。時竹浦年二十有三。君年二十有一。每會。昧爽而至。及文先成者。必吾三人也。丙子歲。吾三人讀書西村。時年少氣銳。君朝夕孳孳。屹屹於所謂文定文待者。予固莽不甚留意。顧手錄莊騷史漢。丹鉛而洛誦之。先君子以為食生不化。弗善也。即雨田先生亦以為孛生。文何語。君獨勗勉之。是在孰之而已。後彭澤劉觀敬先生來為宰。命題試士。一見予文而賞異之。謂且先蘇生鳴。因以鄧潛谷先生函史手授予。而君之以撫州貳守歸也。橐中無長物。惟史函經繹及潛谷集耳。是劉先生之所以誨吾黨者也。君好學深思。治二戴禮務為精熟。丙子秋闈。僥得而失之。君不能無鬱鬱。遂患疽。自是羸弱。骨見衣表。不復能豪飲矣。而攻苦自如。間與竹浦及予論詩。謂王李之風肆。姪而鍾諱之旨幽削。吾於諸家取其長焉耳。不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也。自是二東諸君子之為詩。若又者。皆屈指兩蘇矣。壬午省試畢。榜發。予自往觀之。而回。君迎謂予曰。子得之乎。予曰。甚愧。君君感而泣。予亦泣。竹浦至亦泣。君自是益落落不得志。戊子以副榜充貢。辛卯。謁選人。得平陽別駕。平陽大郡。號為饒。君温恭自持。不敢以廉加人。嘗署太平。聞喜雨邑篆。去後人輒見思。乙未。陞河間府同知。河間畿輔地。稱難治。君捕治

宿盜大猾無所假借。平亭大獄酌法衷情。不為阿比。榜吏洗手相戒。每出入。人輒指目之曰。是髯也。短而癯。殆不可犯。督撫臺使者。皆才君而重之。薦剡屢上。行且內移矣。丁民部公艱。歸。庚子服除。補江西撫州府。君既早讀東鄉艾千子所著書。至則廣摭其遺文。而與諸士大夫論學。清操益著。民謬誦之。有真不要之語。值 覃恩授奉政大夫。贈民部公馬太宜人如例。君念太宜人老病。將謀陳情歸養。而以捉舟應大軍。不如數。與同事者皆議罰。當降調。同事者或不平。君釋然安之。歸則侍太宜人。色笑無違。甲辰太宜人考終。君孺子啼。如喪民部公時也。方君之罷撫州也。予正蒙恩旋里。居先中憲憂。君年四十六矣。而未聞舉子。予輒以書抵之曰。君且歸矣。君為吏廉而仁。必已有子。有子則以吾女妻之。時果已舉子。君於撫州署發書而讀之。友人江山黃子房在座。相顧歎異。遂訂婚焉。君長子鷺。即君病壺所為託子。而欲予女過事其姑之病。以理其冢者也。次子翼。吾從叔庚戌進士南英壻也。三子晬。而殤於疹。在君卒後。君配丁氏。封宜人。故選郎念源先生女。有婦德。撫諸子如己出。劍浦所著竹嘯諸集。業已行世。不復次。

贊曰。予與劍浦少時。猶及聞天啟甲子乙丑間事。每私指數當世之貴公鉅卿。謂富貴之幾何。而甘以其身為厲。若念源先生之超然評論。其賢於人遠矣。及予備員史

局編緝前錄。益有感於啟楨兩朝朋黨交煽。國是日非。民窮盜起。馴致亂亡。以為咎在人臣。懷欺事主。欲繫周麻。宜鑒有殷。故不揣狂僭。妄有論奏。雖獲罪遠。竊亦以不負吾友也。予既傷老友凋謝。古道浸微。後生來者。不復見昔人讀書為文之法。事上治民之道。予是以論而著之。俾後之考文學吏治者。有所觀覽焉。劍浦又嘗謂予曰。吾三佐郡。而趨走於上官。其賢而潔者。無論已。即甚有所誅求者。予亦手持。不予索也。臺使者與司理其人。足以廢其官。而其官終不可概廢。劍浦之持論。有如此者。并以俟後之君子。真以為何如也。

君子之言。天下之日月也。次之亦為星漢。次之亦為燈燭。煌煌乎為功於羣目。為功於羣心矣。不然而為蚩尤之霧。於涿鹿之野。今黃帝之聖。幾覆其招搖。則天下後世之禍。兆於此焉。雄奇博辯之談。不如其啞啞也。吾向讀蘇子韓非之論。而心訝之久矣。頃讀粘子訟牘之序。適獲我心。乃慨然論之曰。甚矣蘇子之失言也。夫刑名之禍。而歸獄於道德。申韓之寡恩。而莊老受其咎。平心之論。固如是乎。蘇子之言曰。老莊之學。輕富貴而齊生死。是已然。所謂輕富貴齊生死者。不以世榮蕩其心。不以怛化二其意。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仲尼之朝聞夕死。可云耳。夫古來聖賢。惟不以世榮蕩其心。怛化二其意也。乃能一體萬物。恤其阽危。以措之甯謐。此萬物之所以託命。而上帝君師之所寄。好生之仁。所由眾著也。今乃謂水熱而火寒。坐以所違絕之愆。則是世之沈酣利祿。自私其七尺。若九鼎者。皆足為博施九有道濟天下之人。而巢許以上。尹壽廣成。乘權泄人。必為酷吏嚆矢。即巢燧赫胥。將易面而同縶。翦封豕矣。有是理乎。此治亂之所由分。而蘇子固文人也。豈智不足以辨此歟。蓋其意之所獨矜。辨之所甚力。而以為吾獨得其隙。可破莊老之千櫓。而攻之無難者。則愛人不足以為仁。而殺人亦不足以為不仁。二言而已。夫愛人不足以為仁。豈謂人不當愛。

彼有取爾也。正謂桔槔之施不及膏雨。寥寥之極。不及涼颼。則驩虞煦煦。視在有為。淺云爾。豈謂桔槔之潤。寥寥之涼無多。而崑岡之火。咸陽之炬。遂亦不足焦土乎。且三寶而首慈。柱下之言則有之。嘉孺子而哀婦人。漆園之言則有之。若殺人而不足以為不仁。則二子雖方外之學。未嘗有是言也。乃反其辭而引申之。附於將毋同之說。坐以莫須有之案。其於酷吏舞文。鍛鍊周納之術。有以異乎否乎。吾意鄧都受牒。甯成據案。張湯定爰書。杜周治奏牘。不過如此。而明是非。切事情。子長所云之申韓。尙未必至此也。即四子者。慘刻寡恩。為千古酷吏鼻祖矣。此自其性生固然。豈其必受業藏史之門。鼓篋漆園之舍。而乃至此極哉。夫能正天下之刑名者。道德也。惟明惟畏。而三訊得宜者。孰為之能止天下之刑名者。道德也。不干不犯。而四方從欲者。孰為之未聞有以道德而肇刑名者也。夫蘇子之論者多矣。好為高論。而不顧其安。亦說屢遷。而子矛子盾之難。無能自解。如以李斯詬荀卿也。則曰此放言高論之過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蓋道之同者。沿而加厲故也。以申韓而咎莊老。將毋其父盤旋俎豆。被儒服者。而子亦必行劫道之異者。復反而相成乎。然則天下之擇術者。安適而可。而後免意外之杜根耶。即再以蘇子之諸論衡之。其於揚雄論中。謂退之駁佛老。乃流入佛老而不自知。茲無乃詆申韓而身為申韓乎。豈蘇子亦深有得。

於壯老之學而為此乎。於荀卿論中謂荀卿快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此夫。掇擊壯老以為快而使後之致治者或以道德為鳩毒而裹足去之。將漢文帝喪其平治而曹平陽清靜甯一。同於祖龍之攸贊其害又甯後於李斯耶。今觀蘇子上英宗之書其欲破輿論以行其意殆視介甫而先鳴者。倘後人以新法之害而坐之蘇子。蘇子其亦甘心否。立論亦如行法當以平恕為康莊也。蘇子半生多口孽之患人所知也。即絕聖棄知聖人不大盜不止之語亦足來蘇子之議而有餘矣。壯老有知不亦笑商君之法自弊哉。然則君子之立言歸於中乃可久勿輕詆聖賢而以學術禍後世可也。

劉顯之傳

予少而好讀唐人傳奇諸書。於劍俠及諸義烈人恨不旦暮遇之。偶仲美過我酒間談顯之事。輒不覺擊節浮白。婆娑起舞也。劉又顯字顯之。邑厚生。文筆矯異。不寄人籬下。慷慨好義。慕古人。韓生白先生延之為其子。仲美師久之。先生為許州佐。壬午城陷死之。仲美繚絁往迎廣柳。時賊充斥豫州。路鮮行人。親友惴惴無從者。顯之適來視仲美。知將南行。因問曰。千里畏途。道葦不可行也。仗劍從子者幾何人。仲美曰。未敢以煩親知也。顯之毅然請從。不返舍。即襍被行矣。次東明。暗舊邑。今辛君以

別墅止之顯之不可。次長垣。潰兵滿野。城中戒嚴。閉城中者十日。出而次開州。西折至滑縣。越衛輝至新鄉。仲美病不能前。計無復之。顯之將隻身渡河而南。仲美難之。顯之決不容己已也。會有鄆陵人單騎北來者。顯之跨一馬傍之南下。仲美作河南。故知及當路。書數函令往商進止。約七日為期。後二十餘日。音問杳然。仲美憂甚。扶病日號河干。忽見鷄衣樵悴徒步來者。依稀似顯之。仲美疾趨。泣問曰。先生人耶。鬼耶。顯之曰。幸甚無恙。汝父柩在後。舊僕王代興扶之。旦夕至矣。仲美乃拜伏地哭。執手問狀。顯之曰。別汝後。即至新鄭。賊騎蔽野。見子兩騎。各驚懼。鳴鐘發礮。子夜宿林薄間。日日叩邨人語之。故隔垣度食。得以無甚餓。越蔡陽長葛。久之達許州。城破後。居民四散。僅問無知者。遇一人。自言名田忠。先生舊役也。道汝父殉難事甚詳。並指藏衣冠地。且曰。一二殘民。感公遺惠。已伐北壇柏為椁焉。乃導子至。舊僕惟王代興在。侍香火。受邑人吊唁。邑人致車麥。給朝夕。困累累矣。因治裝。將還時。府妾宮挽留。且將申文上臺請贖。有舊例。予卻之。即售馬得百五十金。獻二輿。與夫倍之。為行計。而王代興有前討賊時。俘婦為室。不欲北。子與田忠曲喻之。以大義。且曰。北歸便。乃各就道。夜宿黃河。突有南陳叛兵至。盡劫行裝。殺輿夫二人。子裸身越牆。伏河畔。僅免。體無寸縷。村媪投一帕蔽下體。乃號於市曰。我山東庠生。來迎許州死難。同知韓

公靈樞者也。特以親知義，故冒險前來。今被劫不能前矣。其子某俟於河干。汝輩有能扶觀過河者，當不惜重酬。汝時河南被兵久，里人各分寨自衛。有張王兩人，皆寨主也。感予言而前曰：公好義，天下豈無義士乎？乃遣夫四名擁護而前。三日北渡河矣。予急返公樞，前函並未投也。仲美捨地哭不能起。少旋靈果至，乃由衛河歸焉。夫劉君之於衛，賓師函文誼耳。然非有金石深交，而公子亦未嘗長跼以請也。或曰：劉君文奇崛，人不識也。而生白先生獨賢之，有知己之言在。嘻！知己二字，出文人口中，亦習氣耳。未必片言生羽毛也。而每墜阿己者雲霧中。如龍獲吟咏，即官牛酒為千古笑柄實多。然至於三刑而獲剖璞一言而識然明，此事故足千古難矣。難矣而欲以是責人之報，則實應且憎者有之。彼鄉會兩輩師，此終身榮貴之階也。其為知己何但一言乎？而當其掃翟公之門，摸臂而不顧者，比比是也。若夫沾沾一言，不惜九死，踐羊腸履虎尾，而卒使丹旄北還，首邱無恨，此可於今人中求之哉！向有人與予談交遊恩怨事，予曰：恩怨不足深論，視其為端人與否耳。彼誠端人也，即有怨亦以直報止耳。當不至刺骨不可解。若有涓埃之德，必倍徙償之矣。倘其人多機智而不可測也，突梯嫵媚，能未言而得人意，他日一有小忤，不止前歡頓失，且乘機下石，惟恐後者。必此人也。嗟乎！緩急人所時有也，苟能手執司命之籍，富貴亨通若操左券。

國朝文匯

卷三

三十七

國學扶輪社印

則日交滑澤招倭之人以為金石可也。不然變出不意。可以託緩急者。幾人哉。劉君益加於人數等矣。劉君今年八袞餘。神尚王而國窮。邨落中人少知之者。予將攜樽往訪之。相與飲酒縱談。竝叩其未盡之奇焉。視古人所傳義俠何若也。